

風蕉

本期要目

讓青年作家站起來

俞安

原野風雨

陳孟

新婦

彭邦楨

魚與熊掌

葉蓬生

我的太太

李旺開

春天·晨街

原上草

爐火

君紹

機械文明的功過

黃思騁

玩具銀行

樹南譯

職業病

姚拓

J. Chasing
13

每份三角(中篇文章不另收費)

編者的話

「讓青年作家站起來！」這個口號曾在許多人的心中迴響，如今，已被一群文藝工作者大胆的高呼出來了。讓青年作家站起來！這是十分正確和應該的事。本刊在過去一年間就默默地進行這個工作；我們大量而謹慎地採用青年作家的作品，把新進作者的作品排在最顯著的地位，從各方面去鼓勵和支持青年作家。我們深深的希望各個報刊的編者和一些年長的文藝工作者都能伸出手來，扶助青年作家。

本刊這一期，新開了一個專欄，刊登一些評論現階段的馬華文壇的短文，歡迎作者們惠賜有關文章，內容請力求坦誠和公正。馬華文壇是屬於我們每一個人的，大家都有義務對它批評、督促，以及提供具有建設性的意見。

不少作者和讀者提議我們多介紹一些現代的西方文學，我們當設法盡力去做，至少做到每期介紹一個現代作家的作品。

現在，讓我們來談談本期發表的作品吧！小說方面：陳孟的「原野風雨」努力在宣揚人性上的善與愛，使人有一種溫暖的感覺；葉逢生的「魚與熊掌」是寫精神與物質之爭，主角在精神與物質中打滾，她很難在兩者之間作一抉擇，這是許多生活在都市中的現代人的寫照；「玩具銀行」是一篇很傑出的短篇，情節和描寫均極感人。散文方面：「新婦」和「我的太太」都是以作者自己的太太作為描寫對象，兩篇的內容各有特色，寫作技巧也各有千秋，讀起來都充滿情趣；「靜寂的園子」和「春天·晨街」文字清麗，寓意嚴謹，相當不錯。新詩幾乎成為本期聊備一格的點綴品了，這是可悲的，「門外談詩」一文的作者曾針對新詩創作問題提出十分中肯的意見，盼新詩在不久的將來，真能殺出一條血路來。

梁園的「春聯」、魯莽的「陽光」、易草舒的「小孩」、陳慧樺的「激動的心」、金沙的「海洋幻覺詩」將於下期刊出，順此預告。

目錄

編者的話..... (封面內頁)	我的太太 (散文)..... 李旺開 (14)
讓青年作家站起來 (評論)..... 俞安 (3)	補償 (小說)..... 集文 (15)
祝新綠出版社的成立 (評論)..... 林音 (3)	春天·晨街 (散文)..... 原上草 (17)
門外談詩 (評論)..... 古劍 (4)	鐘聲 (小說)..... 年紅 (18)
建立良好的批評風氣 (評論)..... 李伶 (4)	機械文明的功過 (雜文)..... 黃思騁 (19)
原野風雨 (小說)..... 陳孟 (5)	美的投影 (詩)..... 汀白萍 (20)
新婦 (散文)..... 彭邦楨 (7)	爐火 (散文)..... 君紹 (21)
春酒 (散文)..... 陳容子 (9)	玩具銀行 (小說)..... 樹南澤 (22)
魚與熊掌 (小說)..... 葉逢生 (10)	歲末 (詩)..... 張力 (封底)
致唱者 (詩)..... 冷燕秋 (13)	靜寂的園子 (散文)..... 林蔭 (封底)

讓青年作家站起來！

· 安俞 ·

二九一期的「學生周報」以顯著的篇幅，刊登南馬一羣文藝工作者的座談會紀錄，署名發表意見的一共有十位，他們的名字都是我們熟悉的，他們忠於藝術的態度和勤於創作的精神，也早為我們所熟知，所以，他們在座談會中對馬華文壇所提供的意見，極為各方人士重視。綜合他們的意見，我們發現了下列的一些事實：

一、有些徒具虛名的老作家高踞文壇上，令新進的青年作家無從抬頭。

二、所謂「考古」和「炒冷飯」的東西霸佔了寶貴的文藝園地，侵害了青年作者發表作品的機會。

三、某些「批評家」對青年作家的作品妄加褒貶，損害了真正忠於藝術良心的作者。

四、若干人士用盡方法，剝削青年作家的創作自由，想要牽着青年作家的鼻子走。

五、青年作者得不到物質和精神方面的鼓勵。嗚呼，青年作者在星馬遭受的是多麼可悲的命運！他們不但得不到應得的鼓勵，反而遭遇了種種的迫害和阻難。這是個怎樣的文壇！

我們不贊成一年長的作家必然為新時代所淘汰的說法，但，我們也不贊成一年青的作家不能與年長的作家競爭的偏見。年長的作者可以在文壇上活躍，但却不該忽視青年作家在文壇上活動的權利。年長的作家縱使不盡扶持和培養青年作家的責任，至少也應該表現長者的風度，當下一輩跨上文壇時，要稍為讓開一步、點頭歡迎，不可那麼頑強、傲慢的堵着文壇的大門和通路。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潮流，年青人正是這潮流的主鋒，他們是新時代的良知，他們最能瞭解新的時代，也最能反映新的時代。開明的社會是歡迎青年的，因為他們給社會帶來了新的生機、新的精神，也帶來了繁榮、快樂和幸福。為什麼我們的文壇却不歡迎青年作家呢？

新的潮流是來勢浩瀚的，誰也阻擋不了它的前進，不是跟着它走，就是被它所消滅。青年有的是力量，是勇氣，誰也不能永遠騎在他們頭上！悲壓抑、控制青年作家的人們簡直是在做白日夢，我敢預言正當他們陶醉於自己的美夢時，也就是他們的好夢粉碎的時候。

青年作家是應該站起來的，這個新的時代早已在向他們呼喚了！

祝新綠出版社的成立

林音

一九六二年的馬華文壇有一件相當重大的新聞，它不但為新聞界所疏忽，而且，也並沒有被文藝界所重視：那新聞是：新綠出版社的成立。

新綠出版社是一羣青年作家組織的出版機構，他們之中有報刊編輯、小學教師、大學生和中學生，他們的經濟情況並非寬裕，但他們省食省用，甚至做一些額外的工作，湊足了股金，創辦了這一間出版社。這一種精神，實在令人欽佩！

新綠出版社的組成份子既是熱心文藝的青年，所以，該社的宗旨也與一般的出版機構不同。他們的主要工作是在推動一個新的文藝運動，想給暮氣沉沉的馬華文壇帶來新的氣象，給靜如死水的文藝界沖激起浪濤。他們不叫囂，不宣揚，更不吹牛，他們埋頭實幹、苦幹，要以實際行動來表明他們的理想和信念。據筆者所知，他們已經於短短的時間內編選了第一輯的文藝叢書，且已送往印刷廠排印了；據該社負責人告知筆者，第一輯的叢書共六冊，為：美好的時刻（馬漢著）、小羊（陳孟著）、喜事（梁園著）、橡樹花（慧適著）、流星（集文著）、希望的花朶（魯莽著）。這套叢書的作者雖然都是青年人，但他們的作品早已在馬華文壇上放出光芒。

筆者十分欣賞該社的組織形態，他們的最高決策者不是社長，而是股東大會，社長是選舉出來的，執行股東大會的決議。他們的編審委員也是選舉產生的，沒有一個成員可以憑一己的意見去左右任何一件事；說一句時應的話，他們的組織是完全民主的。

像這麼一個具有健全組織和抱有遠大理想的出版機構，在星馬真是太少了。所以，我認為新綠出版社的成立，確是值得大書特書的。

出版事業是屬於文化運動的一環，文化運動是社會發展的一環。一個健全的、有理想的出版機構是需要社會上各階層的支持。據新綠出版社的負責人談稱，他們不是小集團，也沒有派系的觀念，他們歡迎真正愛好文藝的人士參加他們的行列；熱愛文藝的朋友們，請向他們伸出手來，支持他們吧！

筆者深信新綠出版社的伙伴們必能為荒涼的馬華文壇開創一個春天，也深信他們的行列將愈來愈壯大，在該社正式註冊成立的今天，我願向他們舉杯，預祝他們的成功！



門外談詩

· 古 劍 ·

我懷着企慕的心情，流連於新詩的門外，對室內的笙歌管樂，常不勝其嚮往之情。前兩個月，在報上得知北馬諸詩人有檳榔詩社的組織，我雖未詳悉他們的組織內容，但這一段消息也够使我感覺到，新詩的創作者已經部份地團結起來了。然而，在上兩期的本刊，編者會一再提及，新詩的創作又日漸減少，一部份詩人且表示已失去信心，這正顯示出新詩的前途是何等的使人耽心呵！

新文學運動以來，新詩的長成遠遠地落在小說和散文之後，至今仍是空雲飄渺，紮不定根。在一羣老傢伙看來，簡直是不成東西；在一羣年青的愛好者的態度，則有類於對流行歌曲的愛好，既沒有理論基礎，說出愛好之所以然，又沒有標準可尋，以定優劣。新詩的命運，就在這新新舊舊當中浮沉了四十多年。

可是，這並不值得我們失望的，一位教授說過，要上天堂，可譯一本好的聖經，要在文學史上留名，可替新詩殺出一條血路來。是要替新詩殺出一條血路，這正是今日詩人們努力的方向。

華文文學，過去的根是在中國，今日，已鼎足三分了。一在大陸，一在台灣，一在海外有華人的地方。以創作的條件來說，我們的先天也許不如前兩者，但是我們的文藝創作，却擁有較前者為多的自由，而創作自由，正是一切傑出作品的首要條件。

我覺得目前新詩沒有進步的原因有四：(一)沒有可資鑑的作品研讀，(二)缺乏理論的探討，(三)詩作者的創作態度不够嚴肅，(四)缺乏自己的園地。

要為新詩殺出一條血路來，必須要先克服上述的四點困難。

第一點是先天的不足，前期的新詩作品，本不够成熟，在質在量，都是十分缺乏的，要克服這個困難，只好多讀舊詩詞，化腐朽為神奇；看原文的西洋詩，他山之石可以改錯。除此外，似別無他法。第二點是多作新舊的比較工作和新詩與新詩的比較工作，進而建立公正的開明的詩評風氣。第三點是詩作者應該認清楚本身的責任，多寫之外，還要多讀別人的作品和多思索多修改。第四點是要有一塊自己的園地，成立詩社，出版定期詩刊，才能談得上殺出一條血路，未聞有單槍匹馬，無兵無卒可以得天下者。

門外人語，本不足以聽之於廟堂中士，但愚者千慮，或有一得，望各位詩人好自為之。

建立良好的批評風氣

· 李 伶 ·

我平日有一個逛書店的習慣，有錢的時候也愛買幾本書！我最初的大當，因為每一本書的序言，序言好的才買，後來，我發覺自己上了人家的當，看了之後，才發覺是鬼話連篇。後來我又相信一些報章雜誌的書評，則又上同樣的當；那些書評或者模稜兩可，說些不關痛癢的話，或者夢話連篇，不知所云。我真感覺到讀書的痛苦，我以讀者的身份，要求建立一種良好的書評風氣，請批評家們，坦坦白白的告訴我們，那些書好壞在那裏，讓我們讀者們不會花去冤枉錢，也不要使一些欣賞和選擇能力不高的讀者誤聽胡言，以腐朽為神奇。

要建立優良的批評風氣，我覺得必須先作到兩點：

- (一) 作者們需要一點學習的精神，尤其是一些「權威」作家們更應該以身作則，不要作權威狀，自己的作品被人找了一點小毛病，就率一羣手下嘍囉漲紅了臉反擊。這樣，人家才好公平地評論。
 - (二) 編輯們須有超然的立場，公開自己擁有的園地，容納不同意見的評論發表，不要死守一條路綫，這樣才能够使大家詳所欲言。有了以上兩種條件，我們才能談得上有良好批評家的產生，一個良好的批評家須有一種條件。
 - (一) 六親不認的作風，就算是皇帝老子寫的文章，也不留情，不以人論書，而以書論書。
 - (二) 不走任何文藝路綫，一些讀書不多的批評家，常以己之天下為衆人之天下，凡合自己路綫者則捧，不合者則貶。因此，一個好的批評家必須要多讀不同風格的作品，才能有超然的立場。
 - (三) 有力排眾議的氣魄，凡懦怯者不配談批評，凡隨波逐流者不配有真知灼見。不說模稜兩可的話，不掩飾是非。免使作者讀者墜入霧中，模不到創作方向，或模錯了學習對象。
- 文藝創作的進步，絕不能缺乏嚴正的批評！
- 在一些真正的批評家產生前，我們不妨先嘗試作到下列二事：
- (一) 作者及讀者多舉行討論會，採取眾評眾議的方式，將紀錄在報章發表。
 - (二) 每一個讀者，說出他真正的讀後感。



原野風雨

陳孟



煤油燈吞吐着火舌，搖擺着，似乎被屋外的狂風暴雨所震驚，在熄滅與燃燒之間徘徊。

父親坐在桌前沉思，煤油燈照出他的憂鬱的臉孔。小龍隔着桌子注視他，熟悉他臉上的每條皺紋，感染到父親的心情，一顆小小的心也兀自沉重起來。他知道父親的不安是有理由的。

雨水太多了。屋外的土地飽吸着水份，泥濘了，而那一畦畦的菜蔬，給雨水衝激着，生長受阻，接近着死亡了。而且，從原野的不遠處流過的小河，水位漸高，眼看就要離開常道，來侵犯大地上的一切了。那時，家裏養着的豬羊鷄鴨，會在水裏哀號、慘叫……

那種情景還未出現，可是在父子兩人的眼前經已顯露出一幅氣氛悲涼的圖畫——因為風不止、雨不止。

狂風呼嘯着向屋子吹來，鑽入了板縫，虎虎作響；暴雨出力打着屋子，板壁濕了，從隙縫流入一條條的雨水。

小龍坐在破舊的藤椅上，愕愕地想着。父親抬起頭，一會，忽然說道：「小龍，你不去睡，還坐在那邊幹什麼？」

「我就去睡。爸，我想問你，雨很快就會停

吧？」

「也許是吧。雨水很多，去年就不是這樣。」

小龍站了起來，就在旁邊的板床躺下身子，扯了一條薄被蓋上。

「如果覺得冷，就把我的被也蓋上，我自己可以用蓆袋。」父親說。

小龍沒有言語，他知道倘若出聲拒絕，父親要不高興——他只要默默的不接受就行了。

風雨仍然大聲鼓噪，並且加上隆隆的雷鳴。小龍沒有睡意，睜大眼睛望着屋頂。他想起了母親。他曾經害怕過雷響，雷響時他就躲在母親懷裏，聽着她的哄慰。那一夜，母親快去世了，風雨大作，雷電震耳，母親拉住他的手，微聲說：

「孩子別怕，雷響時，你就記着媽是在你身邊……」

從此他不怕雷聲了，是母親給了他勇氣啊。

「媽媽呀，你得給我看看你的面……」他顫聲低唸，眼眶潤濕了。

「小龍，你說什麼？」父親已經拿出一本破書在燈旁閱讀，此刻抬頭問道。

「我在想，媽死去已有兩年了。」

「看，你又在胡思亂想了，人死了就是死了

，還想她做什麼？」父親責怪的說。

「爸，難道你不想念媽？」

父親沉默了片刻，只是說道：「睡吧，時候不早了。」他打了一個呵欠，閉上書本。「我要上床了。」可是，當他正要吹熄煤油燈時，大門却碰碰地响了。

「爸，有人敲門嗎？」小龍問道。

父親側耳傾聽一會，說：「不是吧，平常都少有人來找我們，這深更半夜又落着雨怎會……」

大門更大聲地碰响，給什麼搖動着。於是，父親走了過去。

門一開，馬上跳進個渾身濕透的男人，嚷着：「好大的風雨啊！」

「這位先生，你……」

「只不見面幾年，你就忘記了我嗎？哈哈……」

小龍坐在床上，眼見父親在那位狂笑着的陌生人面前通身癱瘓一下，然後完全僵住了。

終於，父親勉強一笑，說道：「阿寶，我記得你，你是阿寶……隨便坐吧！」

「這是我家，不是嗎？」阿寶的嘴角掛上

一絲譏諷的微笑，接過小龍的父親遞來的麵粉袋，開始揩抹身上的雨水，一面問道：「孩子呢？」他發現了床上的小龍。「這麼大了！阿同，真花了你不少功夫！」

阿同的心上流過一陣寒冷，他勉強掉頭吩咐小龍道：「去廚房倒杯開水給阿叔喝。」

小龍一走開，阿同就說：「他不是你的兒子！」

阿賓掙掙地笑了。「別騙我，我走進監牢時，她肚子裡帶着孩子。」

「可是我早告訴過你，孩子生下來就死了。四年以後，他的母親也死了。」

「是的，這你都在八年前告訴我了，我只信一半：孩子的母親死了，可是孩子活着，他是我的！」阿賓高聲說道。

阿同制止他再說話，因為小龍出來了。「你不能傷害孩子的心！」他壓低嗓子說。

阿賓雙眼盯着孩子。小龍覺得他的目光像是野獸的目光，畏怯地走開了。

好久沒人說話。風雨仍舊叫囂，敲碎了靜默。

忽然，阿同放低聲音，說道：「你跑出來了。」

「我跑出來了，我不能終生呆在那不見天日的地方。沒有人去看我，甚至我的妻子，而你只去了兩次，帶給我孩子夭折與孩子的媽逝世的消息。」阿賓說。

「人家在後面追你。」

「他們追不上。」

「追得上的，人家會猜出你一定跑回老地方。」

「也不可能，」阿賓鎮靜自己。「我立刻就走，帶着他！」

小龍坐在床沿，聽不清楚大人交談的內容。這時看見陌生人指向他，心跳了一跳。

阿同的手掌在桌上一拍，蒼白着臉說：「你

不能！就算是你的親生骨肉，也還欠我十年養育之恩！何況他不是！你要帶走他，就是強盜行爲，而那你是必須動武的！」

阿賓乾笑幾聲。「他是我的親生骨肉！你想吧，你把他留在這樣一個山芭地方，有什麼好處？我帶他出去，去見世面，他要懂得很多的。」

我在外頭有一大筆款子，我可以撥幾千塊錢給你，作爲你養大他的報酬。」

「我不上你的當，你要教壞他，將他造成像你一樣墮落的人，或者，賣掉他，換來一些錢使用。」

「好吧，你叫我翻臉。」阿賓掀起上衣，從腰畔掏出一把小刀。

阿同的手指微微顫抖，他大聲說：「小龍，你戴上雨笠，到外面去看羊兒爲什麼叫個不停。」

小龍心裡很疑惑，一來他沒有聽見羊叫，二來一向外面有什麼動靜父親總是自己出去察看的。但他是個服從的孩子，因此不響步出門去了。

阿同走過去在小龍身後關上了大門，說：「我們不要嚇壞孩子，我們快快的較量一下吧，你輸你就滾，你勝你就要他。」

「你倒很體貼。」

阿賓握住小刀，躍了過去。可是阿同在他剛開始行動時從地上抓起一根短短的木柴，舞着它，呼呼响着，使阿賓不能逼近。然後他採取攻勢，打向阿賓的頭顱。他的企圖在五分鐘內不能實現，直到這以後他才打着了阿賓——但並非阿賓的要害之處，而是手臂。阿賓叫了一聲，立刻一手抓住木柴，一手將刀子刺向阿同的胸部，阿同用手來擋，手肘給割破了一痕，血流出來了。

但阿同咬緊牙關，抓緊了阿賓握刀的手。兩人掙扎着，鬥着氣力。這時，小龍已在外面叫門。

忽然，兩人分開了。但一下子又纏上了。接着跌在地上打滾。滾了幾回之後，阿賓將小刀刺

進阿同的腹部，說道：「這是因爲你佔了我的老婆，你使她從來沒有去探我的監。」他自己有點昏然，因爲他的額角挨到阿同一下，冒出血絲。他搖晃的轉身。而劇痛並不會完全奪去阿同的力量，他爬起來，從後面將木柴打在已經開始疏忽敵人的進攻的阿賓額上，一下，二下……阿賓睜着眼睛軟下去。然後阿同坐在地上，喘着氣。一分鐘過後，阿賓要爬起來了，於是阿同又打下去，說：「這是因爲你的卑鄙，我知道，我早知道你不會生孩子……」

小龍還在叫門，聲音焦急帶着哭聲，他明白裡面發生了意外。

阿同坐着，彎身垂頭，他模糊的聽到小龍叫他：「爸，爸……」

于是他爬向大門，手脚一吋一吋地移動。幾尺的距離彷彿成了幾哩的路程，很近的呼喚彷彿成了遙遠的聲音：「爸，爸……」

但終於，他完成了他感覺上的路程，聲音就在他的耳邊了：「爸，爸……」

又一次艱苦的奮鬥，他伸手開了門。小龍衝了進來。

他看着小龍朦朧的臉孔，說道：「孩子，讓我告，告訴你……你的母親是，是他的妻子……原諒我，原，原諒你的父親……我愛上了她……我，我的朋友……我，我們暗中來往，媽就懷……懷了你……他打，打死人，永遠不能出牢，可是，他，他逃出來，來了……」

阿同覺得他的頭太重了，一股力把它往地下拖，于是他任它垂下，垂下，垂下深淵，深的深的黝黑的深淵……

小龍離開了他的父親，他沒有哭，他走到屋中央，輪流地注視兩個不動的人體：他父親，那陌生人。跟着他走出來，走向黑暗，走向風雨，面前展開一片原野，無其他的人，無其他的屋。

風雨打擊原野，而原野陷于黑暗，小龍向前走，跌跌撞撞的走着……



新婦

彭邦楨

每回家一次，就多一份情味，每離家一次，就多增一份淒涼。我是於前年六月裡結婚的，到今天已是一年又六個月的時間。在前年的七月裡我就因為了工作，剛渡過了「蜜月」，就匆匆的懷着不安的情緒由K市到了T市。這份離情，是罄筆難書的，雖新婚的妻子在當時並沒有甚麼怨尤的表示，但我也能體會到她的內心，那一股兒的說不出的辛酸滋味。

我們的新屋是我們在婚前所共同經營的。雖是公司裡的宿舍，但却是一幢獨立的小屋，不比那些家眷們所住的，一間連一間的，前面既沒有多餘的空地，後面又沒有多大的範圍，空間甚小，連陽光都所見不多。而我們的環境却是異常舒適、寬暢、而遼闊的，讓我們獨獲一個安靜的天地。她是比較細密的，有較高的境界，不像我只在筆下寫文章，腦子裡畫藍圖，做事不着實際那樣，把想的與作的擾不清，結果是弄得一團糟。在她要與我結婚之先，她就已先想到她的未來的

家，是一個既理想而又現實的，美滿而長期的遠景。家總得住起來舒服，這是她說的話：不僅要住起來舒服，看起來要舒服，而且是一個和諧與幸福的象徵。自然她是先愛上我的，然後纔又愛上我們的環境的，她知道我是一個在書本精細而在行為上草率的人，沒錢都沒關係，為愛犧牲就是人生的一種最高的美德。她要把我們的這樁婚姻當作一篇我們共同的創作，但由她主筆，由她主動設計：室內的擺設，環境的安排，她就儼如一個裝潢家和園藝家一樣，而我只是一名助手和園丁了。在她的思考裡，她是要把她的一生像賭命運般的擲在這一點上。我是言聽計從的，我還感到有一種說不出的怡然自得的快樂，我想這個家是該屬於她的，她該有這麼個金屋，她是一隻多麼可愛的金絲雀。

她要把這幢小屋從屋裡到屋外都整頓一新，縱不像個宮殿，像個玉宇，也得像個在花木扶疏中隱藏的別墅。

在婚前的一段期間，她是常到這裡來的，為我們的未來作佈置，先是從我們的院子開始。這一院子的荒蕪，都得給它清潔，甚至一根野草也得翻開泥土拔掉，拾去泥土裡的碎磚、破瓦和亂石子，填不平的地方，給院子設計一個圖案，好知道在何處種花，何處植木。然後再去花木裡選擇，把一株株青青的幼苗回來，移植在我們的生活中，由她來指點，我來種下。還有自朋友們那裡分植來的，這就作了餽贈為我們結婚時的禮物。

我們的門前種了玫瑰、茉莉、海棠、以及復瓣的扶桑和長青的仙人掌，還有一叢不知名的紅色的小花，這些小花是歷年都盛開而鮮艷的。另外還種了紫籐，搭了木架，讓它向架上長，等待將來長成一蓬濃蔭的時候，好在園中小憩，這豈不是既可以在此納涼，又可以在此接待賓客。她在與我戀愛的時候，我曾在好幾首詩中暱稱她為「小鹿」，為了給我們的這幢小屋冠一個雅名，並需含有一個「鹿」字的意

義，就取名為「鹿苑」。鹿苑是從佛經上引用來的。佛經上說：「上古有金仙修道石室，有母鹿生鹿女極美，金仙養之，因名鹿苑，是佛成道初轉法輪處也。」因引為我們在婚後幸福的象徵。每天我們都要在這個院子裡聚會，早晚為花木澆水。這樣雖佔去我們很多看電影或休息的時間，手弄粗了，臉晒黑了，但所得在這上面的快樂却又不止於這一點損失。這是非局外的人所能領會的，慢慢等到草木長成，花也開放，這些處紅滴綠又好像在她的身子綻開一樣，使我份外又獲得一種愛的新感覺。

室內也是由她設計的，諸如客廳、房間、廚房和浴室，她都一點一點的計劃到。自然又得顧慮到經濟。客廳的顏色，房間的顏色，都要注意到氣氛與調和。這是她說的：客廳需要明淨的淡藍色，房間需要溫靛的粉紅色，廚房和浴室就刷白的。她都一一的想到。最新穎的設計，要算是我們客廳裡的書架了。這個書架是特製在正面的牆上的，

共有三層，是一種立體凸出表面的形式。第一層置塑像與珊瑚，第二層與第三層置大部頭的著作與精裝的詩集，格外又頻添一種典麗的情調。屋子裡的擺設只是一套六件的籐沙發與茶几和一張圓桌，但，別緻的，是她手製的坐墊，繡花的紅緞子坐墊，總費了她一個月以上的時間纔把它做成。我想她是要連帶把她的愛情都繡上去的。這種喜悅的感覺，就是到我們家裡的朋友都會分享到這一份幸福。還有窗簾也是由她選購手製的，總之，這個屋子的一切都是她的美麗化身。另有在婚前幾日收到朋友們贈的字屏、油畫和藝術的攝影，掛上牆，這格局遂顯得更爲不同，而這些又都是非金錢所能買到的有價值的作品。

我們的房間自又是別一種氣氛，由床到被，由枕頭到床單，都是她的製作。

結婚的這一天，這正是島上暑熱的季節，院子裏的玫瑰和茉莉也趁着這個季節盛開，就是那株長得像把大傘的鳳凰木也開了一樹金紅色的花，我說這些都是來參加我們的婚禮的。有朋自遠方來，新娘在新屋爲來賓們沏茶敬烟，雖說這已是二十世紀的六十年代，但鬧新房與盤新娘的習慣還是不能免俗。譬如說要新郎抱起新娘擡起牆頭的一枝花，明年養娃娃的這一種鬧劇，就會引得滿堂喝彩，而使她竟窘得嬌羞不勝。我說她那日就是一枝荷塘新出水的白蓮。

婚後的「蜜月」是幸福的，這

初初摸索人生的味道，隱藏着許多奧秘，等我們一件件的把它揭開來。我說這種僅是詩意的，而且是哲學的，未知有否其人與我同感？

在「蜜月」期間，我們儘在一些甯靜的地區作旅行，怕爲人所打擾，像是要躲起來樣的，能使我們的原始與天賦的情感儘量的發揮。最使我們留連忘返的，還是在山中與自然接近，在溫泉裏沐浴，其次纔是欣賞瀑布與湖上泛舟。但是到一個城市，還是要受到要好的朋友接待，這是人生的另一種境界，是新娘帶給我這份榮幸，而使我感到這樣滿足和驕傲。

蜜月後，我們各自回到自己的崗位。她是一家電台裏的播音員，每日要主持達一個小時的綜合性廣播節目，她的聽衆對象是一般婦女和女學生，很受她們歡迎；聽說她離開電台的半個月裏是去結婚，有來賀電的，有來信道喜的，還有要求要我們結婚的照片的，對她的結婚感到羨慕，說她的先生定是一個有才能的人物，連帶把我也這麼猜想了，甚至還有比這更熱情的，說她們既是她的聽衆，就應該是她的朋友，責她不該不給她們送份喜帖的。這一大堆信也成了我們在結婚中的一份最珍貴的紀念物。但我也爲她忙了幾天，幫她把這些來信處理完。這些日子，我每夜都要在收音機傍聽她的廣播，聽她怎樣答覆她的聽衆有關她結婚的問題。我感到她的語言是更生動了，聲音是更美了。有時她在爲聽衆播送歌

曲的時候，也選一支給我聽。我在三年之前向她追求，也就是聽了她的廣播，受了感動。

在這下半個月的日子裏，人說有浸沉在愛河裏的滋味，在戀愛時雖說甜蜜，而現在我纔算是真正的體會到，沉浸在愛河的水中，仍然是有深有淺的。淺是河上的漣漪，而深是河中的主流，而主流纔是愛的源泉所生生不息的。她除在晚間上電台播音外，白天就在家裏做主婦，我早晚上下班，生活也就在無形中步上了軌道。她在廣播上運用的那一些家庭常識，現在就由她在自己的家裏實習，持家之道，她是有個藍本的，在她的腦子中也有很多食譜。我做了她的丈夫，是不僅在心靈上獲得了溫馨，就是在口福上所嘗到的也全是美味。

只是在婚後的第二個月裏我就被調職了，由分公司調到總公司，升了職位。只是這麼巧合，爲甚麼不在我婚前調動，那麼我就會在結婚上另作一番準備，既升了級，又跟着結婚，這豈不是變喜臨門。但這是在我婚後調動的，時間就僅僅差那麼一個月，而這兩樁喜事在我竟變成兩樁苦事了。新安置的家沒有辦法搬走，而她也就不願就此把這一個費盡了她的心力所創造的完美世界放棄。這一切真是不合理性的、邏輯的，總公司對我是番好意，給予我更高的地位，在求人事上正確的安排，而這個職務又是這麼重要而高興，足見她所嫁的並不是一個

沒出息的人。其實這是矛盾和痛苦，在幸福與不幸福之間，就只隔了那麼一道時間的藩籬。我會寫信願意繼續留在本崗位上服務，但這已既成事實，總公司倒責我謙虛，說我是一定能勝任愉快。這正如莊子與惠子在濠梁上說那番話：「子非魚，焉知魚之樂」的這種道理。

我終於撤下她走了，放着她一人守着這個新屋。在婚前，在蜜月，我們時刻都是形影不離的，想不到離開，我要在隔數百公里外的地方去服務。因爲她是新娘，餘溫留在她的身邊，這岑寂和冷清是難浸受的。留給她滿院子的花朵，要她灌溉，留給她一屋的顏色，要她數着時刻渡過，這些在她是在於無情的、殘酷的。尤其是在晚上，她來信說：「當我夜裏下班回家的時候，我不敢打開門走進屋子，屋子裏黑暗，怕在我未開燈之前突然在我的身邊出現一個甚麼東西……走進屋子，我就不敢再開門了，心裏總是有點猶疑和恐懼，我不知道是在怕甚麼？也許是一隻貓或一隻老鼠，有時房間裏很熱，連窗子也不敢打開，悶得氣都透不過來……」這就是在她走後她的生活寫照了。這自然是事實，一幢新屋在一個空曠的黑夜裏。我在心靈上難免不安，有時就趁週末坐一夜的火車趕回去，給她一日的安慰，星期天的夜裏又乘火車趕回總公司來辦公，再加職務上繁重負擔，以及日寫一封或兩封的情書，兼之感情上的負荷，我的勞累就够辛苦的了。這

樣還是沒有彌補了我們在精神上的損失。

畢竟她還是以愛我為先的，阻我在星期天這樣回來，禁止我寫過多的信，她說她的生活很好，白天裏看書，剪枝澆花，一點也不寂寞，夜裏下班回家後也睡得很好。她這種善良的本質，是在痛楚中另覓樂趣，是在擴展另一種領域。當我以後再回家的時候，纔發現我的屋子，院子連她都統統改變了。在那棵鳳凰木的樹下，搭起了籠子，屋子裏堆了很多食料，她在提着水桶，端着食盆在院子和屋子裏忙進忙出，養起力康雞來了。力康雞的紅雞冠，白羽毛，比甚麼鳥兒都好看。原來她又在創造一個世界。

等到雞生下蛋來，一隻比鴨蛋都大，十五、六個就是一公斤，這是她的樂趣。我回得家去，荷包蛋、蒸蛋、炒蛋是吃不盡的，她腦子裏的食譜，能把蛋做出幾十種花樣來。這樣雖不盡填了她的空虛，倒是還賺進一筆開支，三、四十隻雞生蛋，一月能賺進二百塊錢，她照顧這些雞兒如同照顧嬰兒一般，白天熱夜晚涼，她都各有一套照顧的方法，因為這些雞已是她最好的生活良伴，因為她在這上面還有一個遠景。

今年她又為我生了一個兒子，出生時就是十磅，差一點因難產開刀，這使她在醫院裏又痛苦了一夜，現在這孩子已經是四個月了，長得肥肥胖胖，一笑就有一個酒窩在

小臉蛋上，這笑裏都會現出他母親的容貌來。她說這孩子是兼有我的品質與她的血液的，我說這孩子是兼有她的性格與我的德行的，她還這麼說：「你不回來我再不怕了，現在有我的兒子睡在我的身邊。」前幾天我還請假去探望她們母子，一個月不見，孩子又長大了好些，她的奶還是脹得那麼大大的，足夠孩子吃的，她說要不是有這些雞生這些蛋，奶量哪裏會够。她的這些措施真是該為她驕傲，而為我所崇敬。只是覺得她太苦了，工作、養雞、帶孩子，如以一個人物來形容她，她是身兼三個要職的。我說：「她就是生活在平凡中的一個偉大的女性，一個賢慧的妻子。」

訂閱本刊！

手續簡便

① 訂閱三期，叻幣九角；六期一元七角；十二期，三元四角。
② 將訂費購一角郵票，連同英文（正楷書寫）姓名、地址，寄交 The Chao Foon Monthly, P. O. Box 5, Petaling Jaya, Kuala Lumpur, Malaya.



春酒亂無巡，送春兼送君；明年春又至，莫作未歸人！

在江南地帶，春天似乎來得早，正是詞客所說：「暮春三月，江南草長！」可見江南的三月，已是春暮的季節了，要在北國，春天遲步，似乎是姍姍遲來，記起有一年，我在哈爾濱過冬，待春二月，冰河還沒解凍，於是憶念起江南的朋友，照例地——每年，在這個時候，春風既是大跨着步過了山腰，我們幾個好友，也正假此良辰嬉逐喧嘩於綠野之原；這日，西北高原的雪峯早已消融，春江水滿，「江山春風似剪刀，剪破千山李與桃！」春溢溪澗，桃李爭艷，山川草木，盡目所及，又再恢復草色青青的景緻，撲蝶故事可又再傳誦在民間，我們玩得倦了累了，便躺在草地上休息，閉情逸緻般仰望天際白雲的翻飛，等待至日薄西山，夕照醞釀，又再擺開攜帶酒菜，互相斟酌，唱着：「春酒亂無巡，送春兼送君！」的佳句，對於春的到来，既覺「望穿秋水」，真的春天到了，又感歲序太匆匆，無法留得這九十春光長住，而天下原是有不散的筵席，也只好借送春以兼送君罷了。

春

酒

· 陳容子 ·

二十幾歲，我已投身在第二次的世界戰火中，隨着征角踏破幾千里路，我在海棠葉上看到許多新鮮的事物，我到過漢陽灑水的投金灘，看見潛水的孩子從投金灘裡掏出伍員二千年前投下壳光光的金子，我到過風蕭蕭的易水邊，唱着當年荆軻唱過「戰士一去不復還」的悲歌，我到過杭州西湖的岳王墳，在墳前以墳孤而懷古的幽情高歌一曲「滿江紅」。我去過北平的靜儀園，檢揀過幾瓣與紅花崗畔一樣殷紅的楓葉，後來路過湘江，又因嗟嘆湘風多情，我會想起歌德和夏綠蒂相愛的故事，及至參加粵北韶關風度亭音樂晚會，使我又想起蕭邦和喬治桑「一曲難忘」的戀史，這一切都不會使我慟哭，但青春的活力和東西來去的生活使我春至不會長作未歸人。如今離海棠葉越遠了，年華越老大了，遠處異邦，更沒有四季之感，自從成爲一個沒有國籍又必須流泊渡生的人，每當落日餘暉，泛起春酒之憶，我只有噙着盈眶的熱淚，沉吟着一支又一支的流泊的斷曲。



魚與熊掌

葉逢生



「太太，太太！」

楊秀貞「唔」地一聲，翻了一個身。

「太太，太太！」

那低沉的呼喚像蒼蠅的「營營」聲，仍在楊秀貞的耳邊響着。她厭煩地罵道：「吵什麼？唔……」

「太太，阿福嬌來看你呵！」

「哦，阿福嬌？」楊秀貞用左手輕輕地揉着雙眼，然後，睜開矇矓的眼睛，望一望站在牀旁的玉珍。

「太太，阿福嬌說有件事情想跟你商量。」玉珍仍然輕聲地說。

「哦——」楊秀貞把雙手往兩旁一攤，打了一個呵欠。「你下去招呼她，我待會兒就來。」

果然，過了一會兒，楊秀貞走下樓去。玉珍吃驚地瞪着她，大大的感到意外；太太從來沒有在早上打扮得這麼華麗；她穿着黑緞、鑲銀花的旗袍，子掛着閃閃發亮的寶石項鍊，那兩枚珍貴的鑽石耳環也掛上了，全部裝飾就像是赴宴會似的。站在玉珍身旁的阿福嬌也看得發楞，她沒有想到以前在她家裡租賃一個房間的寒酸的中學教員太太，會打扮得像個貴婦。

「阿福嬌，近來好嗎？」楊秀貞輕輕一笑，招呼着。

阿福嬌如夢初醒地怔了一怔，連聲說：「好的，好的；托福，托福！」

「你是第一次到我家裡來的吧？」楊秀貞問，一邊招呼着客人在一張長沙發坐下來。「請坐！」

阿福嬌鄭重其事地把自己的尖屁股往沙發湊去。「是的，是的，這是我第一次到這兒來。——王太太，你知道我要料理家裡的事，天天都是從天亮摸到天黑，玉珍好幾次找我來看你，總是不開。」她好像已經坐穩了，這時，才大膽的環顧一下整個客廳。「啊，這個地方真不錯！這一番，王先生可是發了大財，——王太太，你的命真好啊！」

「那裡，那裡！」楊秀貞雖然這麼說，可是，却露出一種得意的微笑。「玉珍，你站着幹嗎？快點兒給阿福嬌倒一些什麼喝的！」

「阿福嬌，你想喝什麼？」玉珍裝了一個鬼臉。「白蘭地？威士忌？葡萄酒？」

「酒？我不喝。」阿福嬌搖搖頭。「給我一杯荷蘭水就好了。」

「阿福嬌，何必客氣呢？」楊秀貞說：「在這兒，你便當着自己的家一樣。」

「嘻嘻，嘻嘻，」阿福嬌感動得露出微笑來，笑得兩隻細眼睛成了細線。「王太太真是好人

！難得，難得！」

「好說，好說。」楊秀貞心裡很興奮，她得阿福嬌這個人很可愛，便關懷地問道：「你家裡的人都好嗎？你的大福怎麼樣？」

阿福嬌收斂了微笑，皺起眉頭，那稀疏的眉毛一皺起來便看得清清楚楚了。「唉！」她嘆了一口氣。「王太太，不瞞你說，我大清早來打擾你，就是爲了大福的事。近來市場不好，大福被公司辭退了，現正閒在家裡；——王太太，自從三個月前，你們搬走後，我那頭房一直空着，你說，房租沒得收，大福又失業，我，我可真沒有辦法呀！」她說得幾乎掉下眼淚來。

「噯，阿福嬌，別難過！」楊秀貞勸着說。「你且放心！我一定設法幫你的忙！待王先生回來，我和他商量商量，看看能不能在公司裡給大福安插一個工作。」

「王太太，那可真要多謝你了！」阿福嬌站起來，拱着手。

「坐下來，坐下來！」楊秀貞叫着，心裡感到某一種的滿足。「現在，我們是和以前不同了！王先生做了商行的經理，什麼都不愁了……」這時，玉珍端了兩杯汽水出來，打斷了她的話。

阿福嬌接過杯子，又把它放回盤裏。「我，我要走了，不用喝了！」

「怎麼，不留下來吃午飯嗎？現在已經十二點了！」楊秀貞說。

「不，不，我要回去了。」阿福嬌不安地堅持着。

楊秀貞無意挽留她，便說：「也好，記得有空常來玩！——玉珍，你送阿福嬌出去吧！」

阿福嬌和玉珍出去後，客廳裡只剩下楊秀貞一個人；在靜寂中，她忽然有一種空虛的感覺，

接着，一種無名的悲哀襲上她的心頭。她燃起了一支香煙；她只抽了一口煙，便把香煙擱在煙灰

碟上，任由它自己燃燒。只是一會兒的時間，灰白的煙霧升起，瀰漫開，把她整個人包圍起來。

楊秀貞不想把香煙擦熄，她喜歡那煙霧，它使她有一種脫離現實的感覺。

擱在煙灰碟上的香煙還沒有燒盡，它仍在不斷地升起煙霧。煙霧帶着辛辣味，刺激着楊秀貞

的鼻孔和喉嚨，她禁不住打起咳嗽來。她一邊用力的擦熄香煙，一邊站起了身。她向窗前去，

清新的空氣使她的精神為之一振，她內心的空虛和無名的悲哀全消失了。

「太太，有電話！」玉珍走近來，低聲說。

「哦，是張太太打來的吧？」楊秀貞急着問。

「是的，是張太太打來的。」玉珍回答。

楊秀貞感到有些緊張，匆匆踏着大步向電話機走去。她拿起了聽筒，手竟然微微地發抖。

「你是王太太嗎？——我是張太太。」對方說。

「我已經跟理事們談過，她們答應邀請你們……」

「哦，謝謝，謝謝！」楊秀貞連聲說。

放下聽筒，她高興得想跳起來。她心裏想：「現在，我真正是上流社會的一員了！」國際婦女協會是上流女性的一個組織，下個星期將舉辦

一個盛大的舞會，凡是上流社會的人士都被邀請參加，可以，楊秀貞就沒有接到請柬，她拜託張太太給她去想辦法，如今，算是成功了。

「太太，可以開飯嗎？」玉珍在旁邊低聲說。

楊秀貞趾高氣揚地瞪了她一會兒，用一種申斥，其實却是誇耀的聲音說：「玉珍，像你這麼

永遠對人低聲下氣是不對的！一個人總得想法爭向上游。我把你從那困苦的環境中帶出來，就是

希望有一天你能够出人頭地，你知道嗎？……」

「是的，太太，我知道。」玉珍的聲音依然是輕微的；頭還是低垂着。

「瞧，你還是老樣子！」楊秀貞搖搖頭，接着，輕嘆了一口氣。「每個人都有出頭的機會，

只是看你不會找！玉珍，你是知道我很清楚的，我以前的生活多苦，可是，三個月前，我探聽到歐家婦是逸生的遠親，就憑那麼一點點的關係

，我使她信任了逸生，拿了一大筆錢給他經營生意。這事，你也知道的。——人嗎？總得想辦法

活得像樣些！」她仰起頭，跨着傲慢的腳步走開，她覺得自己好像女王一般的高貴和尊嚴。每逢

她感到得意的時候，總要把玉珍教訓一頓；其實，她並不一定關懷玉珍的前途，不過是藉此來炫耀自己奮鬥的成功。

「太太，可以開飯嗎？」玉珍追了上來，又低聲問。

楊秀貞聳一聳肩，擺一擺手，裝作無奈何的樣子，半晌，才說：「好，開飯吧！」

走進膳廳，菜已經擺好了。楊秀貞第一眼就看到那一大碟的炸子雞，接着，看到了另一碟的炸豬肝，一股無名火從心裏升起。「玉珍，把阿

三叫來！」她叫着。

「是的，太太！」玉珍輕輕地一轉身，跑了出去。

玉珍轉回來時，她的身後跟着一個肥胖的中

年女人。

楊秀貞見到那胖女人，就伸手指着她，罵道：「阿三，你這是甚麼意思？」

阿三瞪着細小的眼睛，莫名其妙地說：「太太，你，你為甚麼生我的氣？」

「你炸了子雞，還要炸豬肝，你這是甚麼意思？」

「哦，炸的東西好吃，所以，我就多炸幾道菜。」

「你知道我最討厭吃炸的東西嗎？」

「可是，你從來沒有告訴過我呀！」

「混賬！還要我告訴你嗎？」

「太太，你，你不告訴我，我怎麼會知道呢？」

楊秀貞的臉孔漲得比猴子的屁股還要紅，她勃然大怒，咆哮着：「廢話！你給我滾！滾！」

阿三想申辯，玉珍却拉住她往外面走。

當玉珍和阿三的背影在門口消失時，楊秀貞有一種茫然的感覺，隨後，她的內心感到一些痛苦。她想：「我的脾氣為甚麼變得這麼壞呢？唉！剛才的事情有甚麼好吵？我為甚麼要對阿三發這麼大的火？」

她正在想尋求答案時，外面的電話鈴響了，她不待玉珍來通知，自己向電話機走去。拿起聽筒，一下子就認出了是劉太太的聲音：「王太太嗎？請到我家裏來吃午飯，好嗎？」

楊秀貞頂討厭劉太太，她馬上說：「不用客氣了，我剛剛用過午飯。」

「噢，那沒有關係，用過午飯也好，沒用過午飯也好，請你上我家一趟，好嗎？陳姑娘，李太太她們都來了，大家都等着你呢！」

楊秀貞心裏想：「昨天輸給了我三百來塊錢，好像很不甘心的，這女人真討厭！」可是，她却在電話裏回答：「好的，我馬上來！」

待她乘了「的士」到劉家時，劉太太已經等得不耐煩了，她埋怨地說：「王太太，我們等候

你的時間可以打整整的四圈嘛！」
楊秀貞最怕她囉嗦，連忙解釋：「啊，你知道等一的士可真不容易呀！」

劉太太的眼睛一亮，覺得自己無意間獲得了攻擊對方的材料，心中暗暗高興，但她却裝作惹天惱人的態度說：「怎麼？你把私家車留給王先生用，自己出門却乘一的士；這是你的意思，或是王先生的主意？」

「誰也沒有出主意。王先生要做生意，事情多，當然是把汽車讓給他。我嗎？一天難得出來一趟兩趟，乘乘一的士也無妨。」楊秀貞辯着說。

「啊，你嗎？真是大對丈夫讓步了，……」劉太太一縷她那乾癟的前額，還想說下去，可是，裡面的陳姑娘却在大聲叫嚷：「你們還在聊什麼，牌都已經排好了，還不快進來？——有什麼話慢慢的談。」

在牌檯前坐了下來，楊秀貞後悔到這兒來了。劉太太是個陰險惡毒的女人；陳姑娘是個尖酸刻薄的老處女；李太太雖不愛管閒事，可是，她很自私，除了與自己有關的事，其他的一概不理。她是熟悉她們的，昨天，她就跟她們打過牌，爲什麼今天却又要和她們混在一起呢？她自己也不想不通。

牌局開始了，楊秀貞的手氣很好，不到三圈，已經贏了八十多塊錢；劉太太的牌風一直不順，打了四圈，只糊過一把牌。

換了位子，劉太太坐在楊秀貞的下家，牌風還是不好，她起初在怨恨命運，後來轉而埋怨楊秀貞，說楊秀貞打牌太小氣，明明自己不要的牌，却扣住不給下家，結果，讓人家糊了大牌。

楊秀貞對她的囉嗦，不予理會。劉太太那種怨天尤人的樣子，楊秀貞覺得又可憐又可笑，同時，也使她的內心感到某一種滿足。有時，她故意對劉太太說：「我知道你要的是一、四、七萬

，你看，我這邊就有這三張牌，都沒有用場，可是，我偏偏不打給你。」

劉太太那乾癟的臉孔氣得發青，後來，她按捺不住自己的壞脾性，開始對楊秀貞暗諷熱嘲了：「錢有什麼用處呢？有些人以爲手上有大把的鈔票便心滿意足了！」

陳姑娘馬上應了一句：「對的，有錢並不一定是幸福的！」

「有些人得到了金錢，可是，却喪失了更寶貴的東西！」劉太太用力地打出一張牌。

「碰！」陳姑娘大叫一聲，一邊拿牌，一邊說：「我認識一對窮夫婦，他們的感情很好；他們日夜都想發財，尤其是那個太太，……」

啊，你打二條，是嗎？我糊了，四番，四番！

劉太太釘着陳姑娘問：「後來他們怎麼樣了？」

「四番呀！你給八個子！」陳姑娘按着臉孔。

劉太太拿了一疊籌碼放在陳姑娘的面前，又問道：「後來那對夫婦怎麼樣了？」

點好了籌碼，陳姑娘臉露笑容。「後來，他們的願望達到了，他們果然發了財，可是，那位太太却没有享到福。」

「爲什麼？」劉太太砌好了牌，問道。

「丈夫跟太太離婚啦！」陳姑娘擲了骰子，輕描淡寫地說。

「嘿，有這麼一回事！」劉太太裝作大驚小怪的樣子。

楊秀貞心裡很不舒服，她知道她們是在指桑罵槐，暗諷逸生自從做了經理以後對她的冷淡態度。她極力抑制自己的不安和氣憤，裝作只關心打牌，其他的什麼也沒有留意。可是，劉太太却不放過她，當她贏了一把變滿貫時，劉太太一邊給籌碼，一邊偽裝關懷地問道：「王太太，聽說王先生的生意很忙，是嗎？」

楊秀貞冷冷地「噁」了一聲，接着，用力地把面前的牌推開。

「聽說王先生實際上是忙於應酬，而不是忙於做生意。」陳姑娘插嘴說。

「沒有應酬，那兒有生意做？」劉太太白了陳姑娘一眼。

楊秀貞故意把牌洗得「劈劈」發响。陳姑娘仍然不識趣地說：「王太太，你不可對丈夫那麼放心，告訴你：我曾兩次在美輪酒店，看見王先生跟那姓歐的寡婦跳舞跳得很親熱。」

楊秀貞生氣地把砌好的牌推散，她生氣地嚷着：「不許你胡說！」

「怎麼？我胡說？」陳姑娘站起身來，右手用力地拍了一打檯面。

「你們吵什麼？打牌好不好？」一直緘默的李太太爲了自身的利益，不得不發言了。

這時，劉太太看看自己報復的機會了，那到裡肯放過，她說：「噯，王太太，你這態度可不對啦！陳姑娘說的是事實，我也看過這件事。我們把這件事告訴你，是好心，希望你注意注意自己的男人，別讓他像陳姑娘剛才所說的那個丈夫，……」

楊秀貞氣忿忿地站了起來。「我不跟你們打牌了！」

「不行！你是贏家呀！」李太太叫着。

楊秀貞把面前的籌碼往檯中央一推。「我一個錢也不要你們的！」她轉身，頭也不轉地走了。

回到家裡，她還自奔上樓，衝進臥房，伏在牀上歇斯底裏地哭了起來。她雙手捏緊拳頭，不停地搥打着牀舖；她心裡想搥的不是陳姑娘，也不是劉太太，而是逸生和姓歐的寡婦。她早就看出歐寡婦不存好心，她給錢讓逸生做生意，是想要玩弄他；逸生每天早出晚歸，有時甚至不回

家，他不是忙什麼生意，而是在陪歐寡婦遊玩；這些事，她全知道。

她哭泣了許久，心裡的氣也漸消了。她想：「可是，歐寡婦給我的好處也不少呀！她把我從貧寒中救拔出來；給逸生當經理，給我物質上的享受。我應該感到滿意才是！」

她想起了三個月以前的日子，那時，她住在阿福嬌的家裡，生活很苦；王逸生在一間國民中學教書，薪水三百四十元，每月要寄一百元的糧食包給中國大陸的父母，還要匯寄六十元給在臺灣唸書的弟弟；爲了貼補家用，她不得不跟鄰居玉珍姑娘幫人車衣服。……

「啊，那真是一段苦日子！」楊秀貞長嘆了一聲。

「我不能再過那種貧窮的生活！」她喃喃着。——歐寡婦玩弄逸生，就讓她玩弄吧！我需要過現在這種上流社會的生活。」

有一個聲音在她的心裡响着：「可是，你真的滿足於目前的生活嗎？」

「我真的對目前的生活感到滿足嗎？」她自問自己。

她想了想，忽然覺悟到：爲什麼今早阿福嬌來時，她要向她大事炫耀；爲什麼她要對玉珍誇耀自己的成就；爲什麼她一定要設法弄到國際婦女協會的請柬；爲什麼她討厭劉太太那班人，却要跟她們打麻將。接着，她又想起了心頭常常感到的空虛和湧起的莫名悲哀。啊！她的生活並不是滿足的呀！

她竟然想要回返以往的生活；那生活雖然貧苦，可是，她內心却没有像現在這麼空虛和悲哀。

「不行！我不能放棄目前的生活！」她痛苦地喃喃着。

「我千方百計才和歐寡婦打好了關係，叫她拿錢給逸生做生意；我怎麼可以輕易地把自己辛辛苦苦得到的東西拋棄掉呢？」

她想起了陳姑娘說的故事。「假如有一天，逸生也跟我鬧離婚呢？」她感到無限的惶恐。她急速地跑下樓，跑出門，在街口攔了一輛「的士」。

「廣東大廈！」她吩咐的士司機。

到了廣東大廈，她乘電梯上了四樓，直衝進南通貿易公司，歐寡婦和逸生都在裡面。她不管三七二十一，走到歐寡婦的面前，氣喘地說：「歐太太，我的丈夫不再幫你做經理了，我要他回學校教書去！」

歐寡婦楞住了，什麼話也沒有說。

楊秀貞一把揪住逸生的衣領，叫着：「走，我們回去！」

「秀貞，秀貞，你這是什麼意思？」逸生掙扎着。

楊秀貞用力把他拖了出去。上了汽車，逸生還不斷地問：「你，你這是什麼意思？」

「回去再說！」楊秀貞緊繃着臉孔。到了家門口，玉珍來開門，楊秀貞見到她，鄭重地吩咐着：「玉珍，你馬上到阿福嬌那兒去，告訴她，我要訂租她的頭房，我——我們要搬回去住！」

「是的，太太！」玉珍輕輕一轉身，跑了出去。

「回阿福嬌那兒去，這是什麼意思？」逸生大吃一驚。「難道你要放棄目前這種享福的生活；這種生活是你以前天天都在夢想的。秀貞，你瘋了嗎？」

楊秀貞雙眉一蹙，「哇」地一聲，哭了出來。

「秀貞，你說，你說，你到底想怎麼樣？」逸生緊逼着。

楊秀貞什麼話也沒有說，她撲在逸生的懷裡，歇斯底里地哭了起來。……

致唱者 冷燕秋

喧囂的音響已爲靜所荼毒，
都市的繁華幾至奄奄一息。
犬狗們正欲追溯過去的艷史，
而你流浪的賣唱人的聲音好响啊！
知否街燈的睡意全給抖落暗溝啦！
柳箭上的倦鳥已開始怨對，
再有夜梟笑你變目可與牠較強差！

流浪的賣唱人啊，
你能唱多少首慷慨激昂的歌呢？
夜鳥上有着數不盡的憤懣與呻吟，
而廿世紀是一組唱不完且又
悲壯沉鬱的歌啊！

雖係胡琴的弦索行將斷脫，
我還願爲你傾耳，
聆聽你最富感情的一曲——
你就歌你青色的年代吧！

披這異國的月光回去吧，
你胡琴的弦索斷脫了，
你沙啞的嗓子更是沙啞了！
你應該知道——
廿世紀是一組唱不完且又
悲壯沉鬱的歌啊！

我的太太

李旺開

家，誰沒有家？有些人，對於家缺乏好感；因為，他底家給予他的不是歡樂和幸福，而是煩惱和痛苦。然而，我的家，却使我獲得多似蝟毛之樂趣。

在尚未成立家室之前，總以為：有家庭是累贅，是煩惱，及至成家後，家所賜予我的樂趣多於悲鬱。所以，我對家，有了良好的印象。

我廿七歲那年，在「半盲婚」制度下結婚，太太比我年小八歲，結婚至今已六年。感情還算和睦、融洽，光是志趣略有不同；因此，朋友對於我們的水乳交融，倒覺驚異。

志不同道不合，反能和睦相處，夫唱婦隨，這似乎有違邏輯學之說。可是，事實却的確如此。

妻的脾氣極好，不隨便發作，有「軟皮蛇」之雅號，凡事不好與人爭，忍讓第一。她個性沉靜寡言，說話肯定，說一是一，說二成雙，絕不信心口雌黃；她缺乏胆量，做事却謹慎穩妥，喫飯防噎，行路防跌，可是，意志堅定。

妻底眸珠黑，流溢着克苦耐勞和自強不息之精神，智慧底光焰不斷的閃耀。妻之體貼丈夫，照顧與愛護孩子是無微不至——但決不是

溺寵之類的愛。處理家政有方，頭頭是道，條條是理。誠乃「自成一家」也。每月一百塊錢家用，上至油鹽柴米，下至人情世事都包在內，月尾尚有盈餘。同輩婦孺莫不佩服其能幹，翹起姆指讚口不絕。

自己亦暗自慶幸，閉着雙眼盲目結婚，却討來個賢妻良母型之女人，真乃四生有幸——總比「千揀萬揀，揀個爛燈盞」好得多！

有一個時期，家庭經濟不免短絀，周轉不靈，大動腦筋，虧她有魔術師之手工鬼斧，變弄一通，終于勉強克服困躓之境遇，我懷疑她學過「家政學」。

她外貌長得雖稱不上天仙，但却不是醜小鴨之型。身材短小精悍，皮膚稍帶黧黑，象徵健康美，絕無林黛玉型之病態。

一個家庭，若沒有小孩湊湊熱鬧，倒顯得孤伶伶，寂寞異常。家庭樂趣從何談起。太太尚屬多產，結婚六年，生了四個小寶貝，全是男的，生得矮肥短小，跟他母親一般模樣，活潑天真，頑皮夾淘氣。孩子有時未免打打鬧鬧，哭哭啼啼的，反把家庭底沉寂和刻板驅散了，帶來了生命樂趣。我們教育孩子，一向杜絕藤鞭的消極措施。我們採取環境和簡性適應法，同時並用

暗示教育，以身作則，用父母子女的愛去滋潤他們底心，用人格道德予以感化。

在「愛」底畛域中，人倫之愛要算是世間最崇尚偉大，在冷峻人間，只有此種愛是難得的、珍貴的，它永恆迸射着無比聖潔底光芒。有些時候，夫妻偶因一些事端會發生一場小勃谿，當然，齒唇亦有相碰的時候。可是，由於彼此相讓，互相諒解，同時，我運用「移情術」，當發脾氣時，我竭力設法使那一股憤懣烏氣轉向別處抒洩，或溜進咖啡店去。如此，大事即化小事，小事化為烏有。

近來，因家務繁重異常，可憐的太太，拖磨過甚，營養欠佳，體重顯見清減。這當然是男人的不是。不過，太太却始終無怨言，逆來

順受，實在受委屈不少。換過其他吃不了苦，捱不了窮之女人，難保不唉聲嘆氣，乃至於大吵大鬧，怪丈夫無能。

我們家庭經濟雖不很輕鬆，然而，却能從中獲得愉快和樂趣。在家裡，納悶之際，便逗孩子玩，或哼歌取樂，寫寫稿消遣未嘗不可。太太不大好看電影、遊蕩、兜風……她說：那是金錢的耗費，人生底真正樂趣，在家的天地中。她把人生說得透徹了！

我愛太太，但太太愛我更深。「愛情是盲目的」，有人這麼說。我畢竟找到了盲目的溫馨醇香之偉大愛情。

社會學家加利薛馬與駱士·斯慈帶兩人會對愛情下定義：

「愛情是人類所能做到的最完美感情，一個男子與一個女子間在一完全共有生活裡，達到滿足地步；結了婚之愛，即人類最高之聯系。」

拿這些話來形容我們底愛情，是很切當的。

黃潤岳 著

黃金時代

本書為黃氏之自傳，寫來親切動人，趣味盎然。作者之文筆秀麗、流暢，實屬難能可貴。

馬來亞圖書公司出版
每冊一元 本刊代售

補

贖

集文

西區的張神父死了；教會便派我到西區去，代替他的位置。

這裡的教堂雖然小，可是主日的彌撒總是把整個教堂都擠滿了。他們又本着鄉下人的純厚誠懇的本性，對我非常尊敬，時常邀我到他們的家去，接受他們熱情的招待。其中尤其是陳厚福先生，他簡直把我當作莫逆之交。

陳厚福先生是這裡的村長，也是這裡數一數二的豪富。他們的家是一間古老的中國式房子，裡邊佈置得古色古香，雅然不俗，它是建築在半山上，景緻宜人，打開窗子，便可以看見遠處的汪洋大海，它像一條藍色的彩帶，曲折的繞着這個山村！我初到這裡，便愛上了這個地方，時常跑到這裡來，享受一頓豐富的午餐，渡過美麗的黃昏！

陳先生沒有父母、妻兒，甚至連一個親戚也沒有。和他住在一起的，只有一個老管家，那是一個慈祥的老太太，談起話來非常風趣，幽默。她的臉上罩着黑紗，但是隱約可以看見她的臉上有幾處被腐蝕後而成凹凸不平的模樣，我不知道她為什麼會成這樣子，我怕逗起她的不愉快的記憶，所以一直沒有問她。

那一天，我照例到陳先生的家去，陳先生却意外的不在家裡。

「陳先生到坡底去，恐怕要過幾天才回來。」她說着，便招呼我坐下。

「你在這裡工作多久？」我呷了一口茶，隨

意問道。

「我從小看着陳先生長大的。」她微笑着說

「哦！」我興奮的瞥她一眼，指着牆上掛着的一張畫像問她，「那麼，你一定知道關於她的事了！好一個漂亮的少女！陳先生一直沒跟我提起過，只告訴我，說是這房子的主人。可是，我不相信，因為陳先生時常對它沉思。我想，一定是他從前的愛人！」我一時高興，竟說個不休。

她沉默不語，眼眶裡孕育着晶瑩淚珠。

「怎麼？你在為她難過？」我訝異她說：「哦，我知道了，她的愛人一定是死了，或者背叛了她，永遠不回來了！」我自作聰明的猜度。

「她是回來了！」她呆呆的說。

「回來？那麼她呢？是不是陳先生不寬恕她？」我迷惑不解的望着她。

「陳先生是永遠愛她的，是她自己不寬恕自己！」

「這，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我愈來愈摸不着頭腦。

「唉！一言難盡，還是讓我從頭說起吧！」她漸漸的闔上眼，讓自已墮入回憶的夢中。……

二

那少女的父親是這裏的主人，因為早年喪偶，便把她這唯一的獨生女視為掌上明珠，對她是百般依順。也許由於她父親過份的寵愛，並且又失去母親的教養，因此，便養成她那種驕傲、自負和任性的性格。

有一年，從別村來了一個老太婆，她帶着一個小孩。一到我們這村子，便倒在路旁死了，棄下那小孩在疼哭着。

她父親因為自己沒有兒子，一方面也是憐憫他的遭遇，於是，便把他帶回家來扶養。

這樣，他們便在一起生活，在一起生長了。

日子一天一天的過去，他們在愛的滋潤中成長。她已是一個婷婷玉立的少女，而他也長成一個英俊強壯的少年。

就在她十八歲那一年，她的父親變賣了這裏所有的產業，只留下這棟房子，到城裏去經商。

那一天晚上，她的父親對他們說：「你們要去不去都沒關係！」

「伯父，我不想去。我是在這裏生長的，我已愛上這裏的一切，我捨不得離開它們！」他堅決的說。

「也好，就留下你來看房子吧！」說着，又轉過頭來對她說，「阿美，你也留下來吧，阿福是個好孩子，把你交給他，我也放心的下，免得又要費心照顧你！」

「不！爸爸，我要跟你到城裏去，這裏，我再也不呆了！」她竟這麼說。

「哦，那麼早點休息吧，明早還要趕路呢。」她父親只好聳聳肩，走回房裏。

「你為什麼要去？」他驚奇的問她。

「哼！這窮鄉僻壤，難道你要我呆一輩子，成爲一個枯老的鄉下老太婆？」她自負地說，臉上顯着萬分的驕傲，「不，我要到廣大的天地間去，看看這個世界；我唸好書，有學問，做一個聞名於世的人！」

「別以爲那麼美好，這世界，表面上是披着美麗的外被，其實是隱藏着數不盡的罪惡；到處是狠毒的陷阱，讓你一踏進去就像是入了泥潭，永遠爬不起來！」他激動的勸着她。

她却不信地瞥他一眼。

「阿美，我從來沒有求過任何人，這一次，

算是我第一次向人哀求了。」他用懇求的眼光望着她，「你還年輕，什麼事都一然不懂，只有天真的幻想，你一定會被甜言蜜語所迷惑，而墮入罪惡的深淵，使你純潔的心蒙上污點，那時，你會失去原來的你了！」她是離開他愈來愈遠了，他掙扎着，企圖把她拉回身邊來。

「哼，」她一聲冷笑，「你是怕我離開你，而說了些可怕的話來嚇我，告訴你，我才沒有像你這麼懦弱，寧願讓自己埋在沒有意義的小井中生活。」

「你說得對，我愛你那麼深，我怕失去你，我不能失去你！」他真摯地說，緊握着她的手，就怕失去她似的。

「我何嘗捨得離開你；我們從小到現在，就沒有一天分離過，你還是跟我們進城吧！你知道，像這種地方，我是永不再回來的！」

「不！你會回來的；我永遠等着你回來！」他自信的向她微笑。

就這樣，他們第一次分別了。她雖然也嘗到別離的辛酸，但也懷着滿腔的希望，美好的憧憬，到另一個世界去實踐她的理想。

她到了城裏，就像劉佬佬進了大觀園，對每一件東西感到新奇，對每一種玩意兒感到新鮮；由於她的好奇，她喜歡找刺激。她的父親整天為着生意而忙，對她無暇照顧，她自可毫無拘束的創造自己的生活。

她已經忘記了自己的理想，而沉醉在許多人的讚美聲中；每天，都是在上流社會中與各式各樣的人周旋，讓他們向她訶諛，獻殷勤。然而，對這一切，她又傲然漠視。

她是出名了，那是由於她的美麗；她的名字在許多人的口中傳誦着，也有許多人爲了她而如痴如狂的拜倒石榴裙下。

他的父親非但沒有勸阻她過這種生活，反而引以爲榮，稱讚她的天才。這樣使她更是毫無顧忌的放蕩起來，而且早已忘却在鄉間的一個痴心

等待着她的人兒！

有一天，在她的豪華客廳裏，出現了一個土里土氣的鄉下人。她好容易才辨認出來，原來是早被她拋到九霄雲外的阿福哥！

「是你，阿福哥，你是來跟我們在一起的吧？我早就說像那種地方，簡直不是人住的！」她自以爲然的說。

「不！剛剛和你所說的相反，我是來接你回去的。」他冷靜的一笑。

「接我回去！」她詫異的睜大着眼，「那爲什麼？」

「你變了，變得連自己也不認不出來：你愛慕虛榮，浪漫豪華，把自己的青春浪費在無意義的生活中！你的爸爸對你又是過份的寵愛，簡直可以說是負責任的放縱！」

「哦，」她輕蔑的瞥他一眼，「你是特地趕來教訓我的？」

「豈敢，我是不忍心眼看着一個心地善良、純潔的同伴再墮落下去！」他正色的說，臉上沒有一絲笑容。

「說得倒相當動聽，」她淡淡的輕笑，似乎在笑他的迂腐，「只可惜我沒有變，也沒有墮落，我接受了社會的文明，而比以前進步了。我的生活充滿着綺麗的光彩，生命史上也有輝煌的一頁！你走吧！回到那古老的鄉下去，終身做一個食古不化的農夫！哈……」她狂笑起來！

「啊……」他失望的垂下頭，緩緩的站起來，惋惜的喟歎着。「阿美，我仍然是愛你的；無論你變成怎樣子的人。總有一天，你會回去的，我有這個信心！」說罷，望了她一眼，毅然地走了！

有一天，她在街上走着，突然有人將一些液體向她的臉上潑來，她感到一陣疼楚，量了過去。

當她醒過來時，發覺自己躺在醫院裏，臉上被綳帶重重的包着，只剩下一對眼睛。她倏地明

白是怎麼一回事時，不禁驚叫起來：

「我的臉！我的臉！」
她的父親老淚縱橫的站在床旁，對她只是搖頭嘆息。

在醫院裏，她過不慣這種冷清的生活，每天，都盼望那些讚美她的人來陪伴着她，誰知，竟一個人也沒有。她知道，從此再也沒有人對着她說出讚美的話了。

這時，她的父親因生意失敗而破產，又加上心愛的女兒不幸的遭遇，於是，受不了這刺激，心臟病猝發，憂忿而死。

這對於她是一個太大的打擊；昔日的榮華富貴，已經烟消雲散，有如天上的彩虹，瞬息即逝。她悔恨交集，然而，太遲了，失去的一切都無法挽回，生命也不能重新開始。

在這個世界上，如今，她是無依無靠，孤零零的一個了；一切都來得太快，彷彿是一場夢！於是，她想起在鄉間的家，和一心一意等待着她回去的阿福哥來！

三

「是……」我聽到這裏，恍然大悟，驚異的望着她。

「唉！」她沉重太息，悄悄的滴下淚來，「我不敢祈求他的寬恕；我欠他的太多了，只想終身服侍他，希望能減少心靈上的愧疚。……」她說到這裏，嗚咽着說不下去。

「別難過了，主說：我們若認自己的罪，他是信實的，是公義的，必要赦免我們的罪，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

她在十字架前跪了下來，默默祈禱！

請把本刊介紹

給你的朋友！

春天

春天

春天來自渺茫的遠路。

一會兒晴，一會兒雨，一會兒陰霾密布；灰色的天空浮着濃重的悶人氣流。東一堆積水，西一堆爛泥，終年遭受踐踏的土地痛苦的伸展，向山坡，向平原，向未知的遠方，鬱鬱的紅日下冒起淡淡的煙。草兒偃着籬角生長，搖曳着尖頭像在賣弄一身的慘綠。紅花綠樹佔據了遠遠近近，無聲地向自然投射美麗的柔波，點綴了四周的憔悴。

春天來自渺茫的遠路。

流水漾着碧波匆匆地趕程，載起落葉飄花，爬過一個灘頭又一個灘頭，不知何時可以休止。雀兒鼓起兩片倦翼乍起乍落，化成一堆黑點嵌進灰色的天空，撒落無邊的平原。平原攤着一片嫩綠，一片焦黃，寂寥安祥地在那裏漫步。風吹來，滑過葉尖，打落花粉，在人的耳邊絮語。

自然的風光那樣的均勻和諧，和平謐靜；常常的保持着她的嫵媚多姿。

是誰說春天的足音已經行近？

晨街

原上草

春天的足音，是一些風的絮語、水的低吟、雀兒的鼓噪，雨水的嗚咽……春天的足音响着。

紅的布招、紅色的紙屑，紅的燈火，日光夜色顯得眩目的新鮮，任是如何遲鈍的心地也透出一些兒熱鬧。我無聲的諦聽着，春天來自渺茫的遠路……

我聽見心裏飄過一聲輕微的太息，像特爲自己而發的，在蕭瑟的情懷中捲起縷縷的思緒。那是淒迷得有些使我顫動。我追隨思緒穿過浩渺的時空之間，於是有了些感觸，一些無名的虛空。說不出是什麼回事，感觸總給我帶來一連串的不愉快，而虛空是他的孿生兒，我忍受了他們長久的簸弄。然而，我願這是新的開始，有一個新的憧憬。

我留神的諦聽，春天的足音响着。

灰色的天空、迷濛的遠方、安祥的原野，蕪亂的思緒……

日昇，月落，星換，斗移；流光在眼前嬉戲。我守候過多少時間，感觸又一次次的仰起多角的頭——一個人從有生命開始，並不一定甘於寂寞。他必須嘗試奮鬥，把

生命擊出火花閃亮人生的路。人生的路多麼漫長，他必須不斷延續火花的照明。春的新生、夏的蓬勃、秋的凋零、冬的陰森，在過往的流光下總是一律平等的。

春天來自渺茫的遠路。

我聽到冬天沒落的呻吟，在蕪亂的思緒下反覆縈迴。門外是綠的慘綠，紅的殷紅，黃的焦黃，一個灰色的天空。

晨街

如水的車輛，喧囂的人潮。

乍曙的晨街有未退的輕寒，露水潤濕的胸膛滾動着熱鬧的流。先生、女士、孩子、姑娘，都爲什麼而忙着。紅的衣，綠的衣：像飄忽的彩蝶追尋花的夢，緊張裏有朦朧的美。

我踽踽獨自行出了家門，只爲

等待一些什麼，我徘徊在街與街的交卸處。呼吸着冰涼的空氣揉和的汽車的油烟，任令思緒翔在閒適與無聊的邊沿。

高亢的叫賣，閤啞的觀望，人和人開打成了交道，生活與生活展開了角逐。熱鬧的晨街，癩着昨宵的霧。小販的鍋鏟叮叮响着，爐

火在嘆息，灰烟嫵媚，分不出那裏是霧，那裏是烟；車掠過，隱去了。一批倦慵的臉孔。

我沉默的行走。模糊的晨街迂迴曲折，有老者扶杖偃偻而來，簇擁了一團暮年的悲哀，向靜待蓬勃向榮的晨天中冷冷的搜索。

那老者過來了，手杖極其合拍的扣着街路，音响在喧囂的市聲裏淡淡昇起，淡淡的消失。

是誰？他要往那裏去？

晨街，有說不出的生之活躍，一幅充滿朦朧美的畫面。他，俯下氈帽低壓的頭，瘦小的身軀飄搖着，像在一路上強行檢拾已經無多的花般的夢。

站下來，又遠去了；輕霧在他身後織起一道灰灰的影。

奇異裏，我目送那灰影踢進更其灰黑的行程中。我悠然地想——

恍惚間我已成爲一個蒼老的人，新生的晨天再也激不動暮色的心。我的良伴只是一根扣問來生之路的拐杖；我的意念繞着昨日的雲烟；日裏夜裏，只記得撫摸一片片落花的殘瓣。我是真正空虛的，在我情感的深處，早已消盡了所有的溫馨。

迷糊中血液一陣翻騰，我陡然驚醒。

晨天的輕寒逐漸褪盡了，初陽在遙遠的天角探出沉醉的臉龐，光華逗留木葉上微笑。更其複雜的聲响四處湧起，向四處消散，像如水的車輛，喧囂的人潮……晨街，有我匆忙的身影。

鐘聲

年紅

她一連翻了幾個身，接着，慢慢睜開眼皮，眼前仍然是一片漆黑，四周靜悄悄的，只有那「滴嗒滴嗒」的聲音，就像恐怖的吸血鬼的脚步，一步一步地走近她底身旁。

「啊！我——我怎麼睡得着呢？我怎麼睡得着呢？」

她捏緊拳頭，狠命地朝着富有彈性的床褥上撻了一下，隨着迅速地一翻身，坐了起來。

滴嗒滴嗒滴嗒滴嗒……

隔房的燈光了，一個低沉而憂鬱的聲音響起來：「寶兒，寶兒！你怎麼啦？」

「寶兒寶兒，誰是寶兒呀！我是安妮！安妮！」她的嗓子很清脆。

「哦，我忘了，真是越老越糊塗！你沒有睡好嗎？我底安妮兒。」

「兒兒兒地，誰不知道你是我底『爺爺』，討厭死了；就像那個鬼鐘！」

「哦？又是那個鐘……」

滴嗒滴嗒滴嗒滴嗒……

「唉！真是可惡！」低沉的聲音似乎有些悽

「可惡可惡，我早上不是已經告訴過你了，你就不把它當作一回事！」

聽那嗓子，真像個滿腹委屈的孩子。然而，

她並不是個孩子，絕對不是！不信你可闖進她底房去，把燈亮了，那你就可清楚地看見一個肌膚白皙的少女端坐在床上。

「安妮，你聽我說。我早上已經向那個可惡的傢伙提起了，說那——」

1 2 3——3 2 1 5——5 2 3 1——噹！

「聽吧！那鬼聲音！那鬼聲音！難道說，我失眠了兩個晚上還不够嗎？」

「唉！都是那傢伙可惡，買了這麼一個鐘！……早上我已經向他提起了，好聲好氣地請把它掛到房里去，可是他總是不肯，老是長着嘴在冷笑，說什麼客廳裏沒有一個鐘成什麼客廳？……要是早二十年，哼，我不請他嘗嘗我底拳頭才怪呢！唉……自討沒趣誰不知道他早就恨透我？只因爲我會打過他底兒子，打過那個成天喫大紅鴨蛋的野孩子！……」

「那你就讓他永遠把我折磨嗎？想想看吧，明天，明天一早我就得去教書了，難道你叫我頭一天就紅着眼睛去見學生不成！」

「唉！這，這又有什麼法子呢？」做父親的的當然是疼愛自己底親生女囉！所以，他底聲音有點兒激動。

「沒辦法，沒辦法！想怎樣責打學生，你就有辦法！」

滴嗒滴嗒滴嗒滴嗒……

「明天再和他談談看吧，安妮。你是知道的，這次，我的確是硬着頭皮去的，當我一看到他那翻白的鬼眼，歪着的嘴巴，我底心，比喜馬拉雅山峯上的積雪還要冷；臉，比你從澳大利亞帶回來的玫瑰還要紅！心裏老是在想：他一定是在嘲笑我，記着我兩年前說的話——唉！那時我只是一時氣憤才說永遠不再和他見面的！沒想到……」

「都是你底罪過！誰叫你話說得那麼誇大？啊——倦死我了，我……」

「睡吧！別去聽那鬼聲音就是了；好找塊棉絮，把兩耳都塞住。」

「我早就已塞好啦！只是，只是——難道你要把我悶死？」

「安妮，你怎麼好這麼對父親講話？你心裏頭悶，我不比你更悶嗎？睡吧，心里數着一二三四就會把它忘掉的，到了明天，我再去和他商量，不得已時，我只好買個不會响的電動掛鐘送給他了；再不，我們就搬走算了！」

「明天，明天——明天！……」

1 2 3——4 5 5——3 5 4——4 2 1

噹！噹！噹！噹！噹！噹！噹！噹！噹！噹！噹！

「我要——睡覺！」

「我要——睡覺！」

「我要——睡覺！」

機械文明的功過

黃思騁

在這年頭做人，要不沾染上一點機械文明，實在算不得在摩登時代裏生活。在機械文明不很發達的時候，許多東西都被目為奢侈品。可是會幾何時，這些奢侈品慢慢地成爲必需品了。這中間，爲我們所習見的，就有鐘錶，收音機，電風扇，冰箱，汽車一類的東西。此外，電話，電燈，火車，輪船，也與我們發生直接的關係，只是佔有性不大罷了。

站在爭取時間，縮短空間，增加財貨，豐富生活的立場上，機械文明確是值得歌頌的。何況科學家曾經口頭答應過我們，等到普遍利用原子動力的時候，人類生活的富足，相當於目前的二十五倍。不過這是一張預期支票，我們大可不必認真。

在機械文明的各種功勞中，節省時間和縮短空間，最爲人所樂道。在中國科舉時代，一個邊遠地區的舉子要上京趕考，在路上動輒就擱幾個月。逢到這個人身軀羸弱，或水土不服，就會在路上被磨折而死。反觀現在，一個人早上從甲國動身，穿過幾個國家的領空，下午就到了你的跟前。於是你們就會讚嘆一聲說：「現在的交通真是了不起啊！」

我個人對於機械文明並無多大好感，尤其是住在大城市裏的日子。生活在大城市，一天之中很難有幾個小時能享受到清靜。如果你住的是熱鬧地區，情形就更糟了。機械文明對於一個愛好清靜的人而言，是非常不相宜的。不論任何機械，它的最大特點就是發出噪音，而這些東西對於神經系統的安寧，可說是一種剋星。一個社會愈是文明，從機械所發出的噪音也愈多，人們對於追求清靜的渴望也愈高。英國是個首創機械文明的國家，少不了爲機械的噪音所苦。可是對於能夠爭取得到的安寧，却盡量爭取。在英國，如果你把收音機的聲音開得太太，或者不管束孩子在地板上奔跑，鄰居就會跑到你的家裏來敲門，警告你注意清靜，一隻狗在夜裏吠叫，騷擾鄰居的清夢，狗主就會受到法官的申斥。可見在一個有機械文明的國度裏，生活是多麼矛盾啊。

我所以不欣賞機械文明，多半是想保持生活的清靜。我們平時已經被周圍的環境騷擾得夠了，還要自己破壞安靜，實在匪夷所思。除開這些，機械還有一種特點；就是它是忠實的僕人，也是乖張的主人。當你駕駛着汽車出門的時候，它

能給你許多方便；替你爭取時間，免除淋雨和日晒的威脅。可是一旦在半路上出了毛病，就輪到它做主人，你做僕人了。這時候，如果你處於兩個城市之間的荒郊上，而天又下着大雨，你就倒足了楣。任何一個路旁的行脚者，都會比你這個汽車階級幸運得多。我們有時在偏僻的公路上，看見那些衣冠楚楚的人推動一架倦動的汽車，正是屬於機械煩惱的一種。如果我們能用旁觀者的立場，以事不關己、心不驚的態度去欣賞這種場面，頗有點類似螞蟻抬甲蟲。

機械文明的重大目的之一，是要給我們日常生活以各種便利。事實上有時雖能達到這個目的，有時却適得其反。譬如自動傘吧，它目的在於讓使用的人一按鈕就自動打開。然而我曾經在那些愛好新奇的朋友手上研究過這種傘，發覺它在打開時固然能省去一舉手之勞，但收斂的時候却比不自動的要多費一點力。本來，用手開一把傘，所需時間最多不過兩秒鐘，而收起來的時候又多化一兩秒，結果機械功效剛好抵消。而我們買一把自動傘，所化的代價却是普通傘的兩倍。同時，自動傘非常容易損壞，我見過許多朋友所用的自動傘，在

使用過一些日子以後，已經不能自動了。有幾次我乘機嘲笑他們，他們也就解嘲着說：「自動傘損壞以後，至少可以當不自

動的傘用。」

我對於追求新奇事物的興趣不濃厚的原因之一，是因為近年來一切發明都改良得很快。現在最新出品的收音機和錄音機，要比三年前的改良得很多，但價錢反比舊式的更便宜。試問一個人既然有了舊的，還會願意再添一架新的嗎？所以我常對那些趕時髦的朋友說：「我會等待着用更便宜的價錢買比你更好的東西。」在日常生活中被視爲必需品的鋼筆和手錶，也改良得非尋常快。這些東西，以東方人的收入而言，多少還有奢侈品的成份。我們立意購置一只錶或者一支鋼筆，總是早就有了預算的。有時再三計議，再三比較，才決定購買。但這種被認爲新型的東西到你手上不久，在市面上又有更新型的了，而且看起來的確比舊的更靈巧和更方便。這一下，你心裏少不了會有些滴咕。假如當初你能够忍受一下，原可以買到新上市的一種，而且價錢也相差不多。

有時，機械的煩惱更來自機械本身。機械因爲能產生效果，因此它也能損壞。到了這個時候，煩惱就纏上你了。例如一只手錶，一旦出了毛病，就很少有人能够自己修理。唯一的辦法，就是送到修理鐘

錶的好地方去。假如那是一只名貴的錶，你就會擔心有人掉換你的機件。即使不擔心這一層，你也得做一個傻瓜，任憑修理的人把你的錶說成病入膏肓，須要動一次大大的手術。你既對錶的結構一竅不通，當然只有唯唯諾諾，照他所開的價錢付值。而拿回來以後，能不能照原來一般走動頗成問題。

有些廠家的出品，銷售時會給你一張保單，在保期之內免費修理。可是普通廠家的保期都不長，很少超過一年，而且聲明有些部份損壞不在担保之列。可見廠家對於自己的出品，也沒有長遠的信心。而在我們看來，用不到一年就損壞的機械，實有欺騙顧客的嫌疑。

在我家裏，那些與機械有關的物件中，幾乎無一不會出過毛病。電扇最容易出毛病的地方是控制快慢的機鈕。你有時撥到快的一邊，它却像牛車一般，死樣怪氣；你想撥慢一點，它又快得使人吃驚。本來，如果它能倒轉乾坤，以快作慢，以慢作快，倒也罷了，然而又並不如此。有時你開到某一格，本來不該停，却又停下來。這樣，開電扇就成了一樁須要學習的技術工作了。

我的那架老爺電唱機，是五年前買的。那時H.I.已經上市，立體身歷聲則還沒有問世。商店裏的伙計拼命勸我買一架最新的，還說出一大堆的好處。然而我是個傻瓜，很難分辨舊的與新的在我的感官上有着什麼不同。如果我付了H.I.

的代價而全然領略不到它的長處，正如替瞎子配眼鏡，完全是多此一舉。在考慮了一番以後，我用三分之二的價錢，買了一架剛過時的貨色。據說這種唱機是被新貨擠下來的，如果早幾個月去買，非得多出三分之一的價錢不可。我把落伍貨帶回家去以後，只出過一次小毛病。那知不到一年工夫，唱機忽然失聲，聲音低到像蚊子一樣。叫修理的人來一看，說是這種牌子的電唱機本來需要一年換一次唱針。打聽一下價錢，要十幾元，相當嚇人。後來我換了個新的唱針以後，就把那個廢物拆開來看，發覺它造得十分纖巧，足以在一年之內使它完蛋，好叫你再掏腰包。照說，許多唱針都可以長期使用的，而這些廠家却想出一種辦法來，叫你做長期的捐輸的工作。試想一想吧！一架只值兩三百塊錢的收音機，每年償付十多塊錢，這是多麼沉重負擔啊！寫到這裏，使我想起中國民間的一個笑話來。據說有一個剛縣壺的郎中（中醫）替一個病情很嚴重的病人醫治，因為自己對於診斷沒有把握，便把處方拿去給老師看。老師看了他的處方。笑謎謎的不答話。他問有什麼不對的地方，老師就說：「你把生意一次做完了。」意思就是說，爲了自己的生意，做郎中的應該讓病人拖延幾天，不該一次把他治好。而那些每年須要顧客換唱針的電唱機，不是與這種哲學完全一樣嗎？

大概是因爲機械文明進展得太

快的緣故，修理機械的專材總是不足。我有過好幾次經驗，當我拿着損壞的機械要求那些人替我修理一下的時候，常常不能完成使命。有時甚至還多出一些毛病來。這一類人才，分明是機械時代應運而生的南郭先生了。所以機械效果固然帶來富人的生活，可是帶來的煩惱也不可忽視。我在高中時曾經讀過一篇叫做「新花樣」的文章，似乎是一位英國作家寫的。在這篇文章裏

面，他表示新花樣，雖往往使人煩惱，却也不能不迎接它。他用牙科醫生的止痛藥作爲例子，來說明新方法比老方法有效。不錯，在許多方面，新花樣給我們以恩惠。然而這種恩惠總是有有限度的，尤其是現在機械方面更甚。如果你只是在乎機械的功能而不在乎機械的麻煩，那末我祝福你。否則的話，當麻煩抵償不了功能的時候，把你弄得怨聲載道，那就大可不必了。

美的投影

把一切美的焦點投在眼膜上，
紅羽綠啄的鳥兒永遠唱着幸福的歌，
不同色彩的玫瑰吐一樣的芬芳，
蜜蜂採集各種花汁釀相同的蜜，
母牛吃青青的草所榨的奶香甜，
池畔草間的蛙聲熱鬧了雨後的兩個黃昏。

我說：這美的形像再不能改換，
別訴說世界將會窮盡在一瞬，
以熱情的胸懷緊擁那嬌憨的愛侶，
與她耳語一千零一個愛情的故事。

在一個欲來或未來的瞬間
以《驚》白骨狂笑人間的虛華吧！

· 汀白萍

馬來西亞柔佛州
南方學院
馬華文學館



爐火

君紹



在細雨霏霏的夜裏，關閉窗門，聽風吹樹葉聲，聽雨打在屋頂上，一面對着熒熒油燈，一面和兩三友好，手盞黑咖啡一杯，煙霧繞繞，瀟瀟陋室中，彼此天南地北，促膝交談，傾盡胸中塊壘，該是多有詩意的事啊！這生活的插曲，一生難得幾回。在這時際，如有一個通紅的火爐，上有墨黑的水壺，下有炎紅的火舌吞吐，夾雜杯聲、燈影、笑聲、人影，間插一聲兩聲的芭蕉嘆息，雨後青蛙的舒服的鳴唱，你可能體會出此時此地的情調！你可會體味出、咀嚼出此時此地所描繪出的是怎樣的畫面？前人的「把酒問青天」，詩歌琴韻聲裏的「一杯濁酒盡餘歡」，所渲染出來的氣氛，雖不能和這相提並論，但，共同點不是沒有的吧？

集友朋，噶心愛的飲料，偎爐火邊，痛論天下古今，或娓娓低聲，或斷續低語，或豪笑痛罵，或怪聲沈吟，那種痛快淋漓，那種天然樂趣，無拘束，不分顧忌，真是非金燦閃耀的貨幣所能交換的。要是食與隱然思動，來一盤燒薯，加一盤萬里望花生，在暖烘烘的室內，一面看熊熊烈火繼續在爐中燃燒，聽枯枝的劈拍聲，樹膠種子外殼和火焰相交纏而生出的噓噓聲，金光頓亮；一面用手剝下滾滾的番薯皮，聽番薯和口唇相碰，口唇耐不了滾熱的煎炙而抗議的聲音，看友儕那副患得患失、貪多務得，急如星火的焦急或吃薯相，真够味啊！等到緊張的高潮低落，花生殼子，又開遍了桌上的園地。人間歡樂，只有稚氣未消，謙和知足的人才能够擁有，「思無邪」式的生活，也似乎是這樣的吧？

要是談膩了，那麼人各一卷，在隱映的火光陪伴下，靜靜地吧心靈和作者的思想融合為一，努力尋覓天外來的靈感；當爐火中的火星星爆裂迸飛上騰時，想像的翅膀也跟着升起，遠颺。這時，你好像突破了時空的界限，把不同地域和不同時代的事物和事件，用你獨特的夢般的理想為針，穿上你智慧的金線，貫穿它們。於是，你回到尼布甲尼撒的金宮；你看到如雲的波斯艦隊；你聽到尼羅王的詩篇。於是，你看到尼羅河的鱷魚，以及蘆葦叢中的小奴隸搖籃。倏時間，你又看到各各他的十字架，化成炎紅的火橋，由哥林多直到羅馬。你輕唱藍色的多瑙河，你跟縱哥倫布的殘帆。啊，想像的國土是如此地浩瀚廣闊，你又跟着阿提拉騎馬進入拜占庭，馳騁於西伯利亞，飲貝加爾湖水，佇望阿留申的夢般白原。最後，當水壺喚

醒你的時候，你正離開馬哥波羅的永遠白晝之鄉，一跳跳入霧都，你思想的小精靈，由煙囪的路進入 格羅撒遜的巢穴，和他們同坐在寒夜的火爐旁，陪他們喝茶，進食三文治，聽他們娓娓密談的內容。

似乎是有的一些侍者，把英國的古老橡木投入散石圍成的爐火中；似乎在你週遭的人，都變成臉部平坦，披髮露牙，披鹿皮，佩長刀的土地之子。這是異象麼？當你被嚇了，又有一個雷鳴似的金字塔傾倒巨聲，迫你從長長的幻境中醒來，你的書本早已跌在地上，但火星星照樣爆揚。在咀嚼享受過的味道之餘，你有更靈敏的觸覺；這個火星星消逝了，擦去了一大籃子的名字，裏面有拿破崙，也有惠靈頓；有威廉第二、希墨史三魔，也有太陽國的神衣。那一個火星升到屋頂，象徵人類一向的夢想，為未來世紀撒下希望的餘燼，你坐火箭嗎？你隱藏在冰冷的哲學潛艇裏？你也參預第三羅馬帝國藍圖的盡繪……：盡量的體味，盡量的默思，緬想的放縱，記憶的交纏，和着朗朗的淺唱，低吟，描抒詩篇的情緒像貌，這一切，正是圍爐看火的樂趣。等到夜闌更深，遠處鐘聲頻催，通紅的餘燼，通紅的迴光，在快樂的笑影上映現，活潑的份子猶是餘興尙濃，心頭上正湧上青春的火焰。

多人在一起圍火，固然是美事，就算獨賞烈焰，興趣自也盎然。甚至如童子軍般的燒營火，露宿餐風；或到園地僻隅，聚葉成堆，架砌枯枝爛木，在晚星熠熠，微風輕拂之下，燒放火堆，望星光，看金焰，揮巾送灰煙遠去，也是富有野趣，這雖已出題外，和坐看室中爐火大異其趣，但也值得一提。

高原出版社新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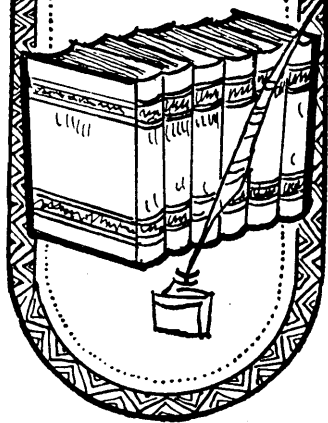
黃崖著 **迷濛的海峽** (長篇小說)

定價：二元三角(平裝) 三元四角(精裝)

「迷濛的海峽」為黃崖之精心傑作，該書原交國際圖書公司出版，現由本社以高價購得版權，銷售星馬者的均屬本社新版書；新版書除力求印刷精美外，並將原訂價港幣五元減至四元六角，以求普及。

玩具銀行

William March 著
樹南 譯



威廉·瑪奇（1893—1954）是美國現代名小說家，他的著名作品為「下連隊」、「壞種」。

每年阿瑟的生日都是一宗興奮的大事，這主要是因為他的爺爺在這天要送給他禮物，那是奇特的什麼——可不像母親為他買的玩具或住在田納西州的麗姐姨媽送給他那角上繡有他名字「阿瑟·甘特」的手絹那樣可以猜想得到；可是今年爺爺的禮物還沒有到，現在已是下午了，他整六歲的這一天已經快過完了。

這是春天，他走進後院，坐在那棵成長得像一把大雨傘般的棟樹下。即使爺爺把他忘了，或者認為他太大了用不着再給送禮，他祇好接受這回事，就如他接受一切他所不理解的大人家的事一樣。他前面是一片踩平的、不毛的泥地，平舖在樹蔭裏一個圓周，阿根廷螞蟻在上頭爬行成一個解不開的圓圈，牠們低着頭，像是在地上嗅尋方向的指導，牠們的長身體在腰際猛縮進去，就像被一根線抽緊來而成爲兩個精確的橢圓體。阿瑟靠在樹幹上，閉上眼睛。大體說來今年他的生日過得很不稱心，因為他的父親已經離家

快一年了，這一向母親從不給他買玩具，祇買些他需要的實用品，像襪子、新帽子之類。棟樹頭充滿了淡色的小花朵，它們全盛的時節已經過去了，因而有點凋零了，細小的瓣端都枯了；蜜蜂飛進飛出，發出沉弱的催眠聲。屋裏傳來母親的聲音，叫喚他：

「阿瑟？……你，阿瑟？」

當她這樣喚他時，她的聲音總不穩定，把他名字的最後一音節揚起來，就像在發問，又像她懷疑他的存在一樣。他起身向她走去。

「我要你給我到雜貨店去跑一趟，」她說。「咯！我給要買的東西開了個單子。再到肉舖子請郎先生給你一磅燉煮的肉。」突然她高興起來。「你做這事，可以順道上藥品食物店去請他們六點鐘時送一品脫冰淇淋來。」

阿瑟睜大眼睛。「是巧克力的呢還是草莓的？」

「隨你決定。今天是你生日，我們要慶祝一下。」

她笑了，摸摸他的頭，但她的笑聲幾乎立刻沉沒了，她快活的神態也不見了。她重新數了數硬幣，蹙起眉頭，爲了錢不夠而顯得苦惱而毫無辦法。「那麼我們就不買冰淇淋吧，」她說。「

我們下次買吧！」
「可是你答應了，」阿瑟說。「你答應了呀；你知道你答應了的！」
「我們下次買，阿瑟。以後買的時候多的是。」

阿瑟鼓起他的新帽子走出門去，圓臉蛋上露着迷惑的神情。爲什麼母親答應了他的事跟着又變卦呢？他歎息了，這是不理解的，想要搞通它是很傻的。他祇得接受了這件大人家的事——一件他不明白的事。

當他回家時，他還一心一意在想這回事。他的母親看到他，到門前來迎他。她說他不在時郵差會來過，爺爺的禮物到底送來了。那是一個鍍銀的鐵的玩具銀行。它的形狀像舊式的保險櫃，平穩地立在四根小柱腳上。阿瑟把禮物拿在手裡秤秤重量，興奮而略帶失望。

「這是什麼？」他問。「這有什麼好處？」
「這是銀行呀！是積錢用的。我想它很好看，是嗎？」她苦笑着。「很好看，而且也十分高雅，還非常有用呢！」

銀行前面可以打開一扇像裝在地窖上的門。開門的鑰匙用粉紅絲帶繫在把手上。阿瑟插入鑰匙打開鎖。門盪開來，兩張跟便條摺在一起的脆

硬的一元鈔票落到地板上來。他的母親檢起那硬條，唸出爺爺在上頭寫的話：

「我親愛的孫兒：

你長得够大了，該知道節約，知道金錢的價值。你很快就發發現金錢是世上唯一靠得住的東西。祇要你有錢，你可以不必靠任何東西和任何人而求得自立。我希望這小小的禮物將是你未來財富的基礎。祝你生日快樂。

你恭順的僕人 約翰·甘特

就在這一剎間，銀行對於阿瑟變得十分寶貴了。他不完全明白信上的意思，但他覺得他的爺爺給了他一個鎮壓他的恐怖和不安的符咒。很多事體令他害怕：他父親長時間神秘的出走，他母親的襁褓，以及她突然的號哭。而最主要的是，這個玩具銀行是一種保護他自己和他母親使他們免受週遭世界侵害的東西——這一個他母親知道但從不提起的充滿恐嚇的世界。

阿瑟把那兩張鈔票鎖進銀行，把繫着鑰匙的絲帶套上脖子。當他搖動銀行而側耳傾聽時，他聽得見鈔票摩擦鐵匣內壁的沙沙聲；於是，有一天，他想到一個主意：他要把鈔票換成小硬幣，每夜臨睡時他要從銀行上頂的裂口中丟進一枚硬幣。當他把這計劃告訴他母親時，她微笑點頭；當天下午他便到雜貨店去兌換零錢。後來他又到肉舖子和藥房去把換來的零錢換成更小額的硬幣，到晚上他口袋裡有了四十枚錢幣。他立即取出一枚丟入銀行，餘下的給裝進一個香煙罐藏在他的襯衫和內衣下頭。

每夜他唸畢禱詞而母親走開後，他便從煙罐裡取出一枚硬幣丟入鐵銀行，傾聽着它碰上匣壁所發出的叮噠聲。漸漸地銀行越來越沉重了，直到最後的一枚硬幣被存了進去。便在這時，阿瑟把鑰匙交給母親去保管，就像他擔心自己會遺失了它或者會經不起誘惑而打開門來把積蓄的錢給花掉一樣。每夜臨睡前，他便從壁爐架上拿起銀

行量重量，滿心好奇地傾聽着硬幣在裡頭滾來滾去所發出的滑溜溜的聲音。

有時他會把銀行拿在手裡坐在棟樹蔭下，抱住它藉以自慰。這是六月梢，太陽很熱。樹頭滿被着小小的硬漿菓，比嫩草更蔥綠，像翡翠般鮮艷而又光潔。在他的腳邊，螞蟻耐性地爬行成無終極的圓周，或者散開來朝那遮滿花園的雜草爬去。阿瑟把銀行在他熱烘烘的手中翻來覆去。他閉上眼睛。秋季他便要上學了，而過後很快的他就會像雜貨店裡的那個男孩一樣找到一份工作；可是他要把他掙來的錢統統擺進銀行。當它裝滿了時他要請爺爺再送給他另一個更大的。

一天，他好像覺得銀行變輕了。他把他的擔憂告訴他母親。她微笑着吻他。

阿瑟說：「可是它真的變輕了。咯。你拿拿看就知道了。」

你母親答說：「我想，它還是以前那樣。你比銀行寄來時長大了六個月，你現在長成爲這樣一個強壯的大孩子了，這不過是你覺得它變輕了罷了。」

於是阿瑟走開去，他並不滿意，祇是接受了母親所告訴他的，而認爲這是他無法理解的事。不幾天後，銀行輕得可驚了，輕得隨便什麼人都能辨別得出，這時他什麼話都不說。那天夜裏他躺在牀上思索，銀行變得那樣靜寂的恐怖又回到他的心上。次日銀行再也搖不響了，當他把銀行側過來時，他聽不見硬幣碰上匣壁或互相碰觸所發出的慰人的聲音。

他的母親說：「裏頭的錢都粘在一道了，所以不再發響了。這是常事。」她微笑着，俯身吻他，可是阿瑟掙開她，到外面去了。他從走廊上監視他的母親，直到他看見她走進廚房在灶裏生起火來而開始準備晚餐；他蹣跚起足尖走向屋裏進入母親的臥房。他在她梳粧台的抽屜裏找到她的錢包，在錢包的一個口袋中裝着他銀行的鑰匙，那根粉紅絲帶仍然繫在上頭，但變了些髒而且褪

色了。他走進自己的房間，從壁爐架上拿下銀行；可是甚至在那扇小小的像地窖般的門還沒有完全盪開以前，他就看到銀行裏是空的了。他手抱銀行在那兒站立一會。他一向都知道他會發現銀行是空的，知道他的母親對他撒謊，可是不知道爲什麼他却希望當銀行實際打開時證實自己的錯誤。他默默地抱着銀行，嘴巴微張，眉頭緊蹙；接着，他發出一聲急促的尖叫把銀行朝牆壁扔去。

幾乎即刻他的母親就站在門口對她看着。她在揩一只杯子，現在她仍然拿着那被抹布遮住一半的杯子當她看到那微開的銀行時，她滿臉赧。

「阿瑟，」她哀求着。「阿瑟，聽我說！」阿瑟說：「你拿了錢！你拿了錢！我信賴你，你却拿了錢！」他投身在地把臉孔貼着那鋪地毯的木板。他一遍又一遍地重複：「你拿了錢！你知道你拿了錢的！」他翻過身子雙手蒙起眼睛。「爲什麼你不乾脆向我要？我會給你的。」

他的母親謹慎地放下杯子，彷彿由於窮困，她擔心甚至於就在這一刻會把像杯子這麼貴重的一件東西打破了似的。她跪下來竭力哄他，但他不讓她碰他。她坐下來照應他。她說着，終於她的聲音出其不意地辛酸起來：「你怎麼敢派我不是？你怎麼知道我過的是什麼樣的日子？」

她尖聲慟哭，她那瘦削的雙手緊貼着兩頰。「你以爲我存心要拿你的錢嗎？你以爲我不是到了山窮水盡而要麼做這事嗎？你就把我看成這麼壞嗎？」

但她看到他爲他自己的悲痛所控制而不能聽她或明白她所說的。她站起來，檢起杯子和抹布走出房子並把門關上了。過了很久，阿瑟已經精疲力竭，便也出去了。他又坐在他的樹下，凝視着他所熟稔的操勞的螞蟻。他折斷一根樹枝，拿它截住那奔忙不息的螞蟻圈。隊伍恐慌地停頓了

牠們用觸角探索那莫測高深的障礙物。一隻較大的螞蟻膽子大些，開始爬過那棒子，但阿瑟舉起樹枝，讓那螞蟻垂直地懸在半空。螞蟻慢慢向尖端爬去，當牠發現無可攀附時，牠豎立起來，用前足探索空間，支着那黃蜂似的黑色纖維保持身體的平衡；於是阿瑟把樹枝顛倒過來，那螞蟻把構成身體的兩個光滑橢圓體交疊起來，掉過頭來，發現了新去路，又耐心地開始上升。當他還在玩着樹枝和螞蟻時，他的母親來到後門，用膽怯的疑問的聲音叫喚：

「阿瑟？……你，阿瑟？來喫晚飯。」
但阿瑟起始不願理睬他的母親。他僵直地坐在樹下，他的目光盯住泥地。「她拿了錢，」他一遍又一遍地重複。「我信賴她，她却拿了錢。」除此之外他不能想別的。

「阿瑟？」她又叫。「阿瑟，你在哪裡？」
她的聲音很焦急，她等着他回答。突然間孩子恐怖地立起來，穿過密密的草叢朝他的母親奔去。她在台階上碰到他。她坐下來把他抱在懷裡，摸着他的頭髮，同時他偎在她的胸前哭着。他已經接受了他母親所做的事，雖然他不瞭解它；而且他也已經寬恕了她。不過他隱約地知道：雖然今後彼此都不會再提到玩具銀行，可是祇要他們活着，它便會像一道藩籬般隔在兩人中間。

歲末

張力

時間的喬木開始顫抖，

雖然南國是個沒有落葉季節的國度。

曾經炫耀以葉綠素的葉兒們，

此際，開始感到自卑，開始隱匿；

且穿上以歲月染褐的喪衣。

沒有多餘的時間給它考慮它那

殘軀與塵土所維繫的關係；

泥色的風是送葬的行列

已在奏着凄凄戚戚的葬曲

推送着落葉的靈柩。

靜寂的園子

林蔭

像冬眠的蟲，我蟄守着自我的園子，已經有許久許久了。
梵獨的日子並沒有使我悲哀。因為，我能把冬日的寒冷和長夜的黑暗摒棄於園子之外，靠着我那清油燈盞的一星焰火，照亮我的周圍和溫暖着我的心。

曾經試過在細雨霏微的夜晚，我提着風燈，蹣跚在這荒塚似的靜寂的園子裏。

我俯伏着，把耳朵貼在散發着土香的草地上。於是，我似乎聽見了時光像溪流地，汨汨的在心底流過來，接着，沙沙的遠去了，留下一闕歌似的餘韻。

時間像一首歌麼？我曾經有過怎麼樣的歌呢？我呢喃着問我的心，我的心不覺悲哀地嗚咽起來了。

我想起那段在園子外淒涼而委屈的日子。記得，我是如何地懷着美麗的幻想，在人世裏追趕時間，一如獵人追逐一頭金鹿。

我把赤誠的，噴着熱氣的年青的心，裸露在黑夜裏，冀求能發出一點亮光，把躲在黑沉沉的天幕裏的星星招呼出來，使死寂的黑夜有生氣；並喚醒朝陽，以它萬道光華，戳破夜的心臟，讓溫暖的白日交替寒冷的黑夜。使花草，使樹木，使萬物活在光耀的彩色裏。

然而，風雨的，茫茫的黑夜是如斯漫長而陰暗喲！我年青的，盲目的心擦不出火光，如一枝潮濕的火柴。

於是，我沮喪了，像一頭負傷的野獸，匍匐及喘息在莽莽的荒原裏。

我彷彿走一條無盡長的路，涉一片無涯的海。雖然宇宙是那麼廣大，世界是那麼繁雜。但在五色繽紛的視野中，我窺見那黑壓壓的無底的淵潭。

我被迫在那黑色的地獄的門前踱着，並且我的手在那骷髏的門環上停留過。

那時節，一種溢着玫瑰花香的，溫柔的聲音把我拉住了。
那聲音告訴我，蚱蜢在飢餓時甚至吃掉自己的腿子以維持生命。世界不僅只有苦難的河流，還有幸福和歡樂的河岸。璀璨燦爛的陽光，遲早會透過黑暗而照耀這大千世界的。

於是，我吝嗇着我的生命。
我背負着一袋子希望，如一個苦行僧，跋涉着迢迢的長途，到一個杳無人跡的窮鄉僻壤來。

我伐青竹圍我的園子，割茅草蓋我的屋舍。
我用我瘦稜的手指，挖翻那瘦瘠的黃土，把希望的種籽一粒粒地播種下去。我用血和淚和汗去灌溉它。

我默默地蟄守着這靜寂的園子。讓我的希望的花朵晨餐朝陽，夕飲夜露。

我相信那珀琥色的日子，那完全滲透在蜂蜜，玫瑰針與葡萄西裏的良辰，冬於會年富到戈言又爭的園子來的……



MODERN BOOK STORE
No. 50 JALAN TRUSMI

OHORE BAHRU
刊月風蕉

號四〇一—NDK字准版出

期三一—第

號月三年二六九一

出版者：

電話：五九五八〇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Kuala Lumpur, Malaya.

承印者：

電話：五九五八〇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Kuala Lumpur, Malaya.

總代理：

友聯書報發行公司

電話：八〇六二六

702, 7th Fl., Y. L. Le, Building Mounbatten Road, K. L. No. 469,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零售：每冊叻幣三角

訂閱：半年叻幣一元七角

全年叻幣三元四角

The

Chao Joon

Monthly

March 1962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Kuala Lumpur, Malaya.